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第三十七冊

濟南府志卷六十八

藝文四

長清

靈巖寺碑

并序

唐北海太守

李邕

江都



靈昌郡太守邕以真僧戾止神人告祥謂之靈巖允矣晉宋之際有法定禪師者景城郡人也嘗行蘭若歷年逝將辭去忽有二居士建立僧坊宏宣佛法識者以為山神耳因夫山者土之至厚谷者墟之至深水者因定而清人存法立事著名揚矧夫辟支佛牙灰骨起塔海龍王意寶金仍舊昔者州將厚具邑吏孔威廣多借器物而送之仍施絹五十四匹阿閼儀鳳塔波光堂雲霞炳煥日月照明上座僧元景永言悟入大啓津梁其詞曰倬彼上人巍乎會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長清

嶺神宮建置今古齊同磴道邇地霞閣吟矚岱之北阜蒲之要徑是人依法以極斯萬

齊州靈巖寺千佛殿記

宋尚書工部郎中

王遼

釋典謂昔有金人生西方同名號者踰乎千百萬億則了性悟空以成道者非不廣矣自白馬來東土建寺院者幾乎百千萬所則示形出相以化人者非不多矣其間烜赫中夏輝映諸藍得四絕之偉者則有荆之玉泉澗之栖霞台之國清泉茲靈巖是也按地志後魏正光中有僧法定者唱首撥土以興焉炎宋景德歲始賜此額噫絕之夥且有四種義不越乎高倚青山俯臨寒泉茂林修竹厭慮戶牖奇花異石羅列庭檻或景趣果如是則為地望之絕也豈忝矣至若黃金塗像碧瓦凌空迴廊大殿瑩然塵外層樓峻

塔倬彼霄際儻締構果如是則爲莊嚴之絕也不誣矣又若干里輻湊羣類子來珍貲希寶緇白善捨香頂艾臂男女日至耐誘掖果如是則爲供施之絕也誠難矣設若割慈父母脫躑妻孥貌漸心頓表動內寂洞徹正覺篤行願果如是則爲精進之絕也眞奇矣矧其左有泰山岫岫與天爲鄰生物而洒天下之雨告瑞則吐封中之雲持陽和啓蟄之柄膺覆壽司命之神先帝泥金檢玉者七十二代如右則有洪河渾渾厚地偕奔蒸嶺馬頰雷驚電飈迴貫銀漢之浪險經禹鑿之門遇本朝中季爰有上中下源其前則有鄒魯大國洙泗鉅防闡君臣父子之教闡仁義禮樂之鄉循之者昌悖之者亡其後則燕趙二禦山川四馳限爾夷狄壯斯藩籬自甲冑干戈之息俾士庶羊馬之肥歡好爰結恩威外綏言其雄

濟南府志

卷六十九

藝文四

長清

二

重也則旣如此談其封略也復如彼則千佛中處膺大雄氏不其宜矣加之野有良田可以封萬戶家有華屋可以蔭萬夫帑有羨資可以蘇萬民僧有方便可以化萬心不其盛歟神宗皇帝章聖皇帝悉以御書爲錫命焉皇帝陛下降以御篆飛白以嗣之厥後有僧瓊環者次第以輪奐焉其如土木之華繪塑之美泉石清麗草木之秀森森然碁布前後遠者咸以耳聞之近者咸以目擊之於千佛之旨何啻乎形影之外譬喻其遠邈也善相萬萬明矣故略而不述也僕被詔司泰寧軍宮觀下車伊邇有住持賜紫僧重淨貽書請識因用直書以塞其顙也時庚子年春王三月望日記

十方靈巖寺記

金翰林學士 党懷英 泰安

名山勝境天地所以儲靈蓄秀非福力淺薄者所能棲止必待僊

佛異人建大功德以爲衆生無量福田泰山爲諸嶽之宗其峰巒拱揖谿壑回抱神秀之氣尤鍾於西北而西北之勝莫勝於方山昔人相傳以爲希有如來於此成道今靈巖是其處云後魏正光初有梵僧曰法定杖錫而至經營基構始建道場定之至也蓋有青蛇前導兩虎負經四衆驚異檀施雲集於是窮崖絕谷化爲寶坊歷隨至宋土木丹繪之功日增月葺莊嚴爲天下之冠四方禮謁委金帛以祈福者歲無慮千萬人佛事益興而居者益衆分而爲院者凡三十有六趣嚮旣異遂生分別主僧承義律行孤介以接物應務爲勞力辭寺事時開封僧行詳方以圖覺密理講示後學衆共推舉可以住持乃更命詳實來代義仍改甲乙以居十方之衆實熙盛庚戌歲也越三年癸丑仰天元公禪師以雲門之宗

濟南府志

卷六十九

藝文四

長清

三

始來唱道自是禪學興行叢林改觀是爲靈巖初祖爾後法席或虛則請名德以主之而不專一宗暨今琛公禪師二十代矣其傳則臨際裔也師至之日屬山門魔起規奪寺田四垣之外皆爲魔境大衆不安其居師爲道勇猛卒以道力摧伏羣魔山門之舊一旦還復衆遂安焉師以書屬懷英曰吾寺之名著於諸方舊矣絲希有至於定公則不可計其歲月繇定至於今幾七百年中更衰叔歷朝刊紀斷泐磨滅蕩然無餘而佛祖之因地建置之本末與夫禪律之改革宗派之承傳後來者鮮或知之念無以起信心鎮魔事雖然佛法堅固與虛空等而魔者如浮雲浮雲彈指變滅而虛空無有窮盡何憂乎魔事惟是著述銘勒佛事門中舊所不廢子無以有爲謙我幸爲我一言余報之曰諾已乃叙師之所欲言

者書以遺之若夫山川光怪靈蹟示現山中老宿皆能指其所而詳之此不復道也明昌七年秋九月十有九日記

重修長清縣廟學碑記

元接察使 胡祇遹 武安

神明高厚受形無外者莫大乎天地彙分類殊紛紛擾擾細而至於無窮者莫繁於萬物大可以參天地細可以宰萬物上下各遂其宜者無踰於聖人故聖人爲萬世之師人欲希聖旣不能生知必資於學三代之爲政莫先乎此自京師而國自國而遂自遂而鄉自鄉而家莫不有學又設司徒以統之是以風化行而習俗美上之人理明而復善下之人畏法而寡過六合之內和氣充塞民仁壽而昆蟲咸若聖人垂拱無爲於巖廊之上中統建元牧民之官慎難其人府州縣邑往往知立學從師至元甲申冬僕巡按至

濟南府志

卷六十九

藝文四

長清

四

長清田野耕闢市井喧和文案訟獄照制審理餘暇禮房吏以望日禁刑行禮於文廟來告至則傾毀頽圯上雨旁風神不可宇瞻仰咨嗟久不能去蓋爲政者不得其人也明年冬人自長清來語及廟學曰前自外墻門闕後及聖室賢廡巍然燿然斲木一新像設儀繪嚴嚴翼翼矣僕問之曰朞月之間舉前政數十年之廢何其敏也民無勞乎貲費無妄取乎宰邑者急於求名乎抑時和歲豐衆樂於爲善而臨政者知先務乎對曰官誠敬而民歡樂協力同心願爲之也客退默自思維提舉學校憲司之職也人有善不可不掄揚而贊美之是不可以不紀因使邑人知人不可以不學學則希聖希賢不學則爲下愚違禽犢不遠矣廟學之成主簿司居敬實專其事至於經籍祭器之庫齋居之所牲薦之廚咸具焉

亦可謂有爲者故表而出之敢以俚言俾刻諸石至元二十三年歲在丙戌五月旣望少中大夫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武安胡祇適讓

加號孔子碑陰記

元曹州知事 耿 樞 邑人

大哉天地之理萬物資始而資生至哉聖人之德萬世永師而永尊先儒所謂天地是不言之聖人聖人卽能言之天地其以此歟然則天地之化毓猶有所不及必待聖人贊之而後備如水火木金土五者爲物旣博而且大必資人力乃能成用卽其驗也中庸言聖人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由是論之則天地與萬物非聖人不立不成明矣故聖人與天地竝立爲三才耳况有國有家者綱紀禮樂制度文爲之所在未有不遵其道而追崇之也昔韓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長清

五

愈夫子廟碑曰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夫子焉然而社稷不屋而壇取異代爲配豈如夫子用王者禮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誠敬如親弟子者社稷以功夫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故杜牧之書其碑陰云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後之君子以爲確論樞亦謂自古歷代帝王追封夫子者亦多矣初則文宣之號公侯之爵而已後至唐元宗始封爲王宋眞宗復加至聖二字其追崇之典固已美矣盛矣若推其至聖之實莫如我大元至大皇帝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則極致而無餘蘊矣夫大成之說孟子所謂金聲玉振集大成者是也大德丁未冬旣已詔頒天下至大

改元之後省臺復以檄下令有司頒錄詔書全文壽諸翠玉以永  
示後世當時賢有司恪遵亟行惟恐其後也是以天下郡邑廟學  
豐碑峙立欽然一新厥惟茲邑在昔不得其人焉付之虛文置之  
高閣迄今十有五年矣於戲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豈虛語也哉暨  
至治壬戌春縣尹李茂來宰是邑下車之日以興舉學校爲先務  
莅事之餘謁款夫子廟訪知此政久滯未行遂與同僚達魯花赤  
乃馬歹主簿孛羅歹縣尉秦明等協謀規營碑材共成盛事仍於  
三聖像障以繪帷十哲位弁以朮閣及初建十儒從祀之祠圖其  
像於壁每遇朔望釋奠禮畢敦勸師儒誘掖後進凡廟學之事所  
當爲者靡有不至雖一瓩半甌之損尺啖寸壁之缺必葺而完之  
其勤如此非急功利而要虛譽耳實力副聖朝崇儒重道作養人  
材之美意也樞世居斯邑冒忝儒名幸際聖明之時獲覩斯文之  
盛又喜邑之長倅一心力於興滯補弊効忠成美欲昭著其義以  
爲將來之勸故書其碑陰云從事郎曹州知事耿樞謹述

濟南府志

卷六十九

藝文四

長清

六

長清縣學樂育堂碑記

元翰林待制王

暉

汲郡

趙君明叔尹長清之明年政夷訟簡眠其民可教迺敞廟垣爲數  
畝宮於是治學舍聚經史立教條率儒生屬吏日講授其中雖造  
次多故未嘗少輟不半載士勤於業吏循其軌禮容文物郁郁可  
觀十有四年春與予會京師因以臯所聞爲問曰有是焉奚足多  
爲然長清爲縣顧瞻岱宗背負河濟風聲教習出齊魯間在昔距  
濟南爲近已生徒率就學大府故禮殿庠序之屋庫隘無足稱於  
前俎豆絃歌之盛不接於閭里青衿之耳目蓋有年於茲矣此僕

所以不敢狃安故常鄙薄其俗勉有此舉也已而以學記來請嘗  
試論之古之君子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是天之所以責  
於我者甚重我惡得而避之况有能致之資居可行之位尤當急  
先務惟令尹爲民之師帥政之得失俗之美惡一係於志尚所在  
於以設施云耳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苟有  
以率之迪之日復一日民知從化而莫不好德焉則政行而俗亦  
易矣豈小補哉叔世道微功利之說興督責之令密士以區區末  
學苟祿代耕奔走鞅掌於簿書期會之間遑恤乎俎豆禮容之事  
哉今君以修敏之才奮跡諸生閒歷事臺省而宰劇邑卒於簿書  
期會奔趨督責之餘遵詔條確志嚮務以德義牖民力行不倦爲  
樂俾羣材長育如中陵者莪菁菁然而盛可謂賢也已昔韓潮陽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長清

七

賾置鄉校曰刺史縣令不躬爲帥使後生無所從學爲恥又以養  
育人材爲吾君之事顧天之所以責我者當何如哉若明叔者庸  
知夫不異曰得時行志以斯道覺斯民爲天下之樂且儀乎吾身  
有聞必先之兆於是乎書君諱文昌濟南人至元丁丑歲三月丙  
申翰林待制奉訓大夫汲郡王惲記

右西臯公至元癸酉嘗宰是邑朞月政成學校興焉遂起堂廟

後曰樂育爲諸生講授之所儒風始爲之振越丙子今翰林學

士嘉議大夫秋澗公以學記付之公已拜監察御史去矣是後

踵而爲政者往往多故不暇及此至監縣澗哥不花等深究牧

民之道知學校爲教化之源每公餘率僚屬儒生講書於斯未

嘗少輟僕以學記出示遂錄諸石俾十八年之廢一日而舉可

謂知先務也今西臯公由令尹累官中議大夫同知福建道宣  
慰司事以政事文章自爲一代宗師况秋澗公已記之前直以  
謹年月次第云耳長清縣教諭東平陳文彥斂衽跋

長清廟學碑陰記

元長清教諭張鵬

廟之舊制三門戟門正殿丁酉歲故尉李將軍之重修也嚴武惠  
公稱藩於東平以長清爲湯沐邑往來其中能折節下士將軍李  
公及崔縣丞張縣丞諸家舉好士夫杜止軒徵君而又世爲邑人  
故河洛名士翕然嚮風如曹南商正叔先生商公參政江孝卿崔  
君佐隆安張仲經太原楊震亨冀州李仲敬徐州趙仲祥汴梁趙  
季夫輩樂聚此邦文風於是在此衣冠俎豆之儀春秋朔望如禮  
齊曾上郡逆來取法居無幾武惠公薨諸君還鄉入仕者有之文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長清

八

風尋亦零落噫廟貌殘毀迄今五六十年非無營葺者纔定又廢  
終非悉備之規至元十二年趙西臯宰縣之初垂意增補又廟後  
購民田起講堂以張縣學之本榜以樂育蓋取諸君子教育人材  
之義也按察副使王秋澗作記紀之今又十餘年風頽雨敗適以  
饑饉多故臨政者不暇給也至元二十二年主簿司君下車深憫  
其陋志在崇復謀及同僚達魯花赤奴婢縣尹呂時中等皆樂從  
曰此吾屬事君力爲之復誰擬議遂率典吏出俸資各兩月仍備  
酒餼召集合境豪族耆舊屈己勸率莫不鼓舞願施者隨分多寡  
此不具載復買田以給廟學是歲三月初一日卽工遣庶人在官  
者就役各驗丁力限日放還示以信也出納一錢收放一夫無不  
明立案札昭以公也君於家事姑置之公事畢詣廟躬蒞是事勤

有賞而怠有罰人人故樂爲用十一月斷手是役之興時賴鄉士  
李子文王思敬輩日相揆度故主者亦進退始終無倦君初以遠  
汲不便卜廟地東北起井一甃溥獲其利凡前日頽圯不治者一  
增雄麗而又剏置賢廡書齋廚庫閱書院門閭神像袞冕繪事  
爲之一新廟堦四周更以塗飾內外前後粲然有倫可謂無遺恨  
矣里中父老嘆曰天其或者海內治平日久文明之化復興也耶  
盛事落成何其神速也如此僕忝居教席殊不能爲輕重必欲贊  
明聖道開導化源有紫山宏文大書昭垂後世固不容晚生復贊  
一辭慮前後人之功掩而不著敢以所聞所睹書之碑陰亦庶幾  
不朽者在君諱居敬字仲可世系恩州祖父以來皆儒業顯名至  
君早以經術發身作文謹密處世精詳能人所難能者由大府監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長清

九

架閣庫官來倅是邑因略書之餘不能悉舉至元二十三年歲丙  
戌藁賓日教諭張鵬斂衽書

長清縣學田碑記

元閣海道肅政廉訪使

趙文昌

西阜

王者受命作君師以綏四方主於政教而已海宇之大民人之眾  
必求賢者共治之然後興滯補敝植太平之基而慮無遺策矣夫  
求賢必養士養士必立學蓋三者一道也且三代之士出於塾而  
入於耕出於耕而入於塾當是時也井田之制與學校相須而行  
教與養皆出於國制井田既廢學者散而之四方則人人自養自  
學矣故董仲舒對漢武之辭曰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  
而求文采也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用此道也逮  
我至元之有天下也四海會同汲汲乎崇儒右文以黼黻至道自

京師至於郡縣皆有學中統元貞以來凡學問優長者皆被拔擢公卿大夫布滿閣鳴虜盛哉尚文之世也惟長清爲邑居齊魯間至元癸酉子自中書掾來尹是邑視事之三日謁款孔子廟瓦礫古才中禮殿巋然獨存然風雨之不能庇居歲餘補葺粗完仍於殿後購地以廣其居起講堂三間扁之曰樂育於是率縣之僚屬及凡民之秀者命邑士日講誦於其中廟之有學自茲始會國家有事於江左供億日繁餘功皆未遑也宋既平予以御史裏行承乏南臺至今悔不勇也後十二年令單父縣司居敬來主縣簿蒞事之餘以修學爲己任廊廡齋舍無一不備仍布武以定廟地之衡從又買田以資廟學之廩餼至元三十一年奉詔文謂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曲阜林廟上郁大都諸路府州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長清

十

縣邑應設廟學書院照依世祖皇帝聖旨諸官員毋擾於學其贖學地土產業及貢士莊諸人毋得侵奪所出錢糧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及師生廩膳貧寒老病之士照月支米糧優卹其無學田去處量撥荒閒地土所司常與存恤視茲盛事雖二帝三王之心無以加此大德辛丑簽山東廉訪司事黑的于斯按政于清謁拜廟下謂教諭李篪曰學有田乎曰有曰幾何曰石窠有田四十畝公曰誠不足用也乃謂縣官曰學校教養之地人才作成於此滅裂可乎時達魯花赤忙歹進曰今有第五鄉蓋家寨戶絕田九十畝可以奉祭祀公曰可遂以田歸於學畝之廣狹經界有公牆在二日達魯花赤重壽縣尹杞郁主簿劉秉貞縣尉商企莘教諭袁如愚來謂曰公敷歷中外於今三十年然筮仕自長清始廟

學實自公始上賴社稷之福斯文日盛今廟有學學有田可謂苟  
完美矣吾道之光亦公之素志也敢乞文刊諸石以垂於永久予  
曰士之爲士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  
况吾邑之民生長見聞於禮義之鄉薰陶漸染孰無良心綱常之  
教亘萬世而不能易爲師帥者苟有賢大夫以身率之學校之興  
不特是而已將見養弟子以萬鍾之粟庇寒士以千閒之厦不無  
日矣姑書此以爲張本云

長清重修樂育堂碑記

元翰林院編修成鼎

長清儒學之講堂名曰樂育堂成於至元癸酉於時我國家神武  
造邦進用文事師尊孔聖爲天下表自京畿郡邑達於四海咸建  
學宮肖先聖先師像俎豆之而宏宣教化焉由是風俗滌然一清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長清

十一

三綱五常以之而正崇吾夫子之力也迺博選朝士之愷悌者在  
首令礪學校濟南趙君文昌明叔號西臯者省臺有聲出宰斯邑  
以學事爲己任壯廟貌以疎民志構講堂以闡大猷園詩書明禮  
樂躬行於上弦誦之聲洋洋乎甲他邑最居無何俗瀕鄒魯之風  
人習君子之行彬彬輩出至今不絕可謂賢也已樂育堂西臯公  
所建也堂之記翰林待制王秋澗先生所撰也蓋六十餘年於茲  
矣風饑雨蝟瓦缺椽蠹日就傾圮學者患之縣尹高君慨然有重  
修之志焉且曰上方嚮文章遵古訓動靜云爲咸復至元之制矧  
學校爲國先務疇敢廢耶西臯播芳於其前愚也追蹤於其後俾  
樂育之名不墜樂育之實不虛如斯而已矣於是捐俸金以爲倡  
教諭張謙率賢大夫士翕然而和之費不取於公役不徵於民會

不閱月梓人告功畢焉輪奐葺飛視舊有加高君之功居多退讓不伐不亦賢乎斯言也予聞諸謙繼以記請子曰樂育之義秋澗記之詳矣予奚言哉第書二賢宰興學校之實蹟竝列諸石俾踵斯邑而從政者知斯爲先登斯堂誦斯文行斯事繼斯美期無愧於朝廷無愧於斯民無愧於二賢宰而後已然則樂育堂者豈徒然而設哉豈徒觀梁榱之華而已哉必有樂育之實然後無負於斯堂之名也苟無其實則子矜之刺興况望賢材如菁莪之盛乎高君上都人名伯溫字仲良初爲國子生以儒試吏志潔而通可附於西臯公之末者斯人而已或曰噫焉知來者終無人乎至元戊寅三月旣望承事郎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成鼎記

重修長清廟學記

明監察御史王溫邑人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長清

七

成化紀元子備數弟子員時吳郡朱君珙求宰是邑注意學校重新殿廡改塑賢像祭帛以銅爲之凡修廢補墜罔不殫厥心焉其誨乎人者又壘壘不倦可謂爲政知所重矣所以政教舉而科目得人頗盛成化甲午予叨領鄉薦越明年乙未朱君九載任滿繼是予宦遊四方二十餘年宰是邑者接踵相代求其注意於學校者不多見也聞或有之又專以修葺爲功而啟迪之方寥寥無聞所以政教不及於前而科目得人亦少是雖氣數使然亦由任教者視學校爲末務也迨至宏治壬子予奉勅南巡事竣而還便道歸省喜得俞君繼治俞君名諫字良佐浙之桐廬著姓也練達治體涉獵文學自下車以來視學校廢弛慨然有作興之志撫字之餘遂謀諸僚佐各出俸金構材僦工民不知擾工悅趨事自正殿

兩廡以至門堂齋舍煥然一新邑人聚觀罔不敬歎是役也經始於宏治丙辰之八月落成於明年丁巳之五月工既告成教諭溫公自修訓導梁公德崔公伸率生員崔澄汝賢等謁予求記且以表俞君之賢也子謂學校者賢才所出風化所由俞君之注意修葺非直爲觀美而已又於政暇及朔望之期親與諸生講解經義課試勤惰日晡方退不辭其勞又恐諸生心馳於外荒廢學業乃遵故事命庖人作膳會食學宮使各得以專其志而精其業卽先正所謂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者此也是以諸生蒙其教而霑其化各自砥礪益勉於學上不負朝廷作養之深恩下不負俞君作興之盛意數年以來賢才輩出而科目得人尤超越於前矣非政教之兼舉疇克爾耶雖然俞君之能固不止此至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長清

七

於修縣治築城郭闢溝渠廣儲蓄凡百有益於民者靡不注意焉况能以廉潔律已表裏如一而始終無間又有以大過乎人者是宜政績昭彰聲名烜赫爲東藩最子因師生求請之切且聲始終得與賢令尹相處因目擊耳聞二君之事故併記其實俾傳之永久以爲來者勸

創建射圃亭記

明長清知縣

張嘉會

涿州

射圃在清昔有而今廢者久予莅政以來嘗有志於修舉第以舊基狹隘地僅丈餘無以爲升降揖遜之雍容故創建之意每倦於衷居無何提學道檄下奉巡撫鈞劄令山東郡邑修復射圃予捧讀之既語諸左右曰是所志也乃相隙地繫於官者得馬廐廢址克堪周修爰涓吉營建樹亭一所扁曰觀德蓋其爲楹者三置屋

一區扁曰司圃列於圃之東序以館闈人而藏侯矢大門一座扁曰射圃設布侯一副弓四矢百與鐘鼓之類粗備事既竣載揖二三子而進之曰昔者軒轅氏之有天下也仰觀俯察取義於睽弦木爲弓剡木爲矢以威天下弓矢旣成此射之名所由肇也記稱男子生設弧於門左蓋以射者男子之所有事故所以期待者若是其豫也嘗考諸周禮謂射有五義一曰白矢二曰參連三曰剡注四月襄尺五曰井儀學人游心於茲則小物靡遺而動息焉罔不有養其應物也綽綽乎有餘裕而心之放於千里亦反復入身來矣乃若所尚則有二焉曰較藝曰觀德茲二者並行而不相悖觀於大雅之行葦戴記之射義序賓以賢序賓不侮一舉而兩得之射義其大矣哉孔子觀於鄉射嘗喟然嘆曰修身而發不失其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長清

古

正鵠其惟賢者乎夫射者內志正外體直容體比於禮節奏比於樂已正而後發則舍矢旣均四侯如樹鵠斯中矣其有不中亦反求諸己而已初不怨勝己者此所以似乎君子之道而仁者之所必如也孔子與二三子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使子路執弓出延射者曰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之曰幼壯孝悌耆老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者在此位蓋去者半終爲點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蓋僅有存焉射旣闋孔子曰吾觀於射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何末世滋僞人不古若尚藝而不尚德任霸而不任王雖曰法義攸存而射利之心自若有終老不變卒不易小人之歸者噫嘻乎射爲藝也尚爾覲面而况於

君子之道乎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生乎今之世安得君子哉若人而與論射也耶諸士子密邇鄒魯之化當知所從事不溺於流俗而追芳躅於君子之列是所望也其尚勗之哉爾所弗勗其於爾躬有累射雖工弗取也予其如之何耶是爲記

長嶽縣新立學田疏記

明左春坊左庶子 李廷機 溫陵

夫邑之有學以造士也學之有田以待士之貧窶不能婚不能喪且葬者時賙恤之而士也前有進取之樂後無困憊之苦富者好行其德貧者閒借其資則學田之爲也清邑立學久矣舊未有田立學田自湯侯始第畝不過十五爲佐學官祿薄計耳萬歷壬辰冬崧毓李公來補是令甫下車闡澤覃流其作人也不言躬行飭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長清

五

以課業士有以貧窮請者蓋隨時而輒給矣旣而日士歲歲窮也不田之穀難歲歲給也比二載迺捐其俸餘買縣民孫允中等田貳頃肆拾壹畝貳分以爲學田且申明上司令永久不可磨滅也嗟嗟四民中惟士貧最難支彼農之窺菑畬也工之養饑廩商之逐什一也智盡能索不遺餘力則終日厭餐士之貧者操鉛握槩它非其所兼蓬華而居藜藿而食遇有重役頽敝不能勝今公之初學田而以恤貧名也士可藉此以需給縣官而縣官亦有所藉以覆露士庶可少紓燃眉之給乎昔晏子秉齊政士待之舉火者數百家以爲能彰君之賜夫晏子國相也公邑宰也晏子之施止於一時公之施及於異世則茲舉也其爲彰君賜多矣其仁浮晏

子也遠矣公諱宗延洛汝陽人丙戌進士今爲浙江道御史學博

林君雨化與予同里聞嘗共事南都道李公德政甚悉竊心慕之  
茲因林君馳使以請也而爲之記萬歷乙未仲秋穀旦

願學書院記

明山東提學副使 鄒善 安福

在平張君後覺恩縣王君牧皆學士也訂山中約曰雲壑幽勝怡  
我性情視塵寰之汨汨不有閒哉乃共卜居於長清王遇嶺下歲  
期一往輒默居數日究所學凡十餘年予視學東省聞之嘆曰世  
固未嘗無人哉閒因行部過嶺下躬爲相度見其後通明山一帶  
如城郭環左右二山對峙如門前三山削列如屏中隆然一邱若  
一丸太極然因指曰此爲吾儕藏修之所乎時柴令宗義欣然爲  
市之直甚廉闢土斂財筮日鳩工中爲堂四楹東西爲房各四楹  
後爲號舍二十楹前爲二門又前爲大門名曰願學書院堂曰習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長清

六

堂乃進諸生而告之曰茲地非孔孟之鄉乎伊尹孔子均謂之聖  
而孟氏乃獨有所願何也夫子之心江漢秋陽皜皜太虛體也可  
不可無一毫繫乎其念故時任而任何倚於任時清而清何倚於  
清孟氏之願學非以此歟今天下之人莫不皆有所願不能必趙  
孟之弗我奪何則願在外故也夫自有而願願在我也自願而學  
學在我也然非時時習終不可以盡此學昔程叔子居涪名其堂  
曰六有曰三畏今名之曰習所該不更無盡哉諸生願瞻斯義決  
心敏求自願自學庶幾敬修罔懈克纘孔孟之緒而光昭之卽二  
君之倡始柴令之成終亦賴以有聞矧予以此學相督者豈不懼  
中心之願而永矢勿替乎敬記之以冀厥成

春秋書城二十有九穀梁子胡康侯成曰重民力也列國諸侯大夫各國其國各家其家仲尼爲萬世明王道正人倫大書特書豈獨重民力哉不然僖公嘗作泮宮矣嘗作宗廟矣魯人頌之胡不一見於經邪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長清之邑其君子之所與邪蓋君子之於民非仁弗從也非信弗率也非公與廉弗明且威也我侯仁以體之信以出之廉以行之君子哉眾之所以動而事之克濟也採南山之石以省其甃出公儲之貲以委諸人懲惰勸勤日省月試環四門爲城城甃以石卑者以崇曲者以直環城外以爲隍又周以堰淤者以疏狹者以闊踰年而城高一丈二尺東西一百六十二丈南北一百六十丈爲女牆一千四百一十有奇而工訖矣於是邑人相謂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長清

七

曰茲賢令也茲豐功也請志之余曰修城以爲民也厥功雖大公之心則曰此令之職也志之者非公意也余何言哉在繫之以詩用垂不朽有城巖巖有池潭潭偉哉屹立藩之國南築之登登伐之丁丁伊誰作之我侯之功效旣成矣民則豈矣謂侯平矣惟城之東夫子之功青衿洋洋絃誦之聲吁嗟我侯都陽之秀大功弗朽俾爾熾而壽

重修五峰山李公碑記

國朝禮部主事

李爾雷

邑人

縣治之東南四十里有古刹曰五峰山其形若仙人壁立其勢若碧鸞飛舞且茂林鬱葱澗水瀑布而遠邇士女咸不憚千里而來觀瞻者蓋數千年於斯矣及觀歷代碑象有漢武之封禪記焉有李斯之小篆存焉考歷代勅建大宋封爲洞真觀大元封爲護國

神虛宮達我明有澹然子周法師奏請神宗封爲保國隆壽宮勅  
建三元殿歷來增新騷人題咏誠勝地也時有明光宗替道史羽  
師諱和訓者修真於茲殆與趙天雷崔真人相伯仲焉伊時奉命  
鳩庀金碧輝煌舉向來之所創建者倍加流丹矣迄崇禎十三年  
閒土寇蜂起及我

國朝順治己丑相繼十三年有奇所謂五峰山者非真人駐節之處  
實綠林盤據之藪也至夏有縣令李公諱維翰者來鎮茲土傳檄  
招撫賣劍歸農已小康矣乃遍求史道人而雅重之得於岱麓之  
天書觀神像之凋殘者金玉之椽桷之風雨者丹牒之募住持侍  
香火給牛種免賦役十餘年之蹂躪今歸靜矣十餘年之勝地又  
復古矣是李公之口碑不惟膾炙於花縣而名山之恢復又鐫誌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長清

大

於五峰山矣想呵護之鴻庥自繩繩而未艾也余是以志其終始  
大有望於後之君子云爾

長城考

國朝處士

顧炎武 亭林

長清邑東南九十里有長城且有孟姜女廟其城西自廣里東至  
於海然在長清境內業已傾頽僅存遺址至泰山之陰歷城境內  
則崇高連亘言言屹屹依然堅城至梯子山歷城與萊蕪接界處  
爲長城嶺亦有孟姜女廟土人直以爲秦之長城誤矣考齊記宣  
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以備楚括地志又稱齊  
威王築起濟州平陰縣歷泰山北岡東至海戰國策蘇代說燕曰  
齊有長城鉅防竹書紀年周顯王十八年齊築房以爲長城此稱  
顯王則周史也又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

長城緣河經泰山千餘里東至瑯琊臺入海此書梁惠成王則魏史也然魏惠王與齊威同時作閔王誤矣水經注又稱山上有長城西接岱山東連瑯琊距海千有餘里蓋田氏之所造也竹書又云晉列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侯及我師伐齊入長城史記所謂齊威王越趙侵伐我長城者也又按方輿紀要管子云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則春秋時已有長城至戰國或重修或增修耳統考諸書皆爲齊築而非齊之長城明矣彼好事者作孟姜女廟且又作詩以弔孟姜者何考核之不詳耶

長清創建魁樓碑記

國朝恩貢 郭金城 邑人

嘗考天官諸書列宿中惟魁星實主天下文章事是以環海學宮莫不奉之崇樓與文昌帝君相輝映所以助巍科佐人文輔聖教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長清

五

也清邑所設舊在城陴之巽樓至於明季木損牆頽故歷歲旣久科目希闕不逮昔遠甚迨順治閒守臺畢公振柏巡臺陸公朝英行部至清嘗相地於泮池左側爲爽塏最但以公費殷繁遲久未舉及古燕岳侯來知長清聞歷年發跡無人卽慨然以作人爲己任乃延善堪輿者詣學而周覽之實與畢陸二公之議合公乃測景面勢刻期興作委生員張繩于茂光朝夕督理公亦時其省試區畫其所不及下築石基八面高文餘上構層樓環以雲窗木刻神像於中垣其四周飾以丹雘北置雲路坊與學門相向東爲書舍三楹恒集多士課藝是功也經始於庚戌之春閏雨期而告竣費具悉出公之措置不勞民力不傷民財而數十年之所荒廢一旦創建而鼎新之則公之所以厚期多士而欲王之於成者不誠

且切哉諸生邁茲奇遇兢兢時敏務以遠大爲期始於學宮終於朝廷庶不負賢侯振勵風俗之意也夫是爲記康熙十七年歲次戊午季冬穀旦

長清佛公店鑿井記

長清教諭 王宏任 鑄

靈巖下院者古炒米店泰山行宮也遊人至止借此息輿馬每以無水爲苦前人卜地鑿井終弗及泉此炒米店所由名也康熙壬申之秋巡撫佛公視工闕里旋省時問及此方疾苦住僧永泰卽以無水對復問地名卽以炒米店對公曰何謂也曰無水故耳公曰吾與汝鑿井及泉可易舊名矣遂委邑宰巴公董其事未竣輒陞川陝總督去佛公去而桑公來復繼善以成其美冒暑同司道府官親詣井所命縣令巴公精選工匠務期及泉以遂佛公愛民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長清

三

之志善念篤而天意從人力至而泉源出俾焦土乾谷頓成清涼世界人定勝天如斯益信矣因謂其井曰佛公井其店曰佛公店凡遊人借此以息輿馬不以無水爲苦卽佛公之膏澤下於民也佛公諱倫桑公諱格俱滿洲人巴公名桂朝奉天人

公立鄭公祠堂記

候選教諭 張宏誼

清邑中保鄭家莊有武薦紳鄭公號柱天者官居有明都閭之職智勇兼備尤以神射擅名迨

國朝定鼎掛冠歸里累辟不起其高潔僉謂有仲連風斯時流孽山寇所在多有只以

國家正有事於三藩無暇懲及小醜而清岩寨孫冠遂得猖獗肆行剽掠人無寧刻撫台周公諱有德稔知公可禦寇以都閭劄符付

之不就周公使鄉練諭之曰清邑中保君之戚里也君以節義爲重盜不欲妄輯其戚里乎乃勉受鄉練之劄而辭都閫焉公受委之後日與周鄉練申號令嚴守望枕戈席甲晝夜不懈孫寇亦震公威名戒嘍囉勿犯其境中保附近數里咸得安居粒食者皆公所庇也不宐惟是寇以清邑去公稍遠而武備又疎不時聚眾圍攻冀劫倉庫邑令檄公救援公率所部啣梅疾走中途換號衣與賊同色比至賊莫之覺一聲號响賊眾驚潰公隨後掩殺斬獲幾盡又有萊寇號九山大王者一日奔投孫寇失路公率眾圍之於石馬山公射箭釘其手於弓靶遂下馬受縛且獻其所獲濟南守蔡之甲公服其甲赴操蔡認其甲誣公通賊搆訟於京部勘得其實知守蔡討九山敗績失甲而誣人乃誅蔡而釋公焉於獻公以

濟南府志

卷六十九

藝文四

長清

三

節義自矢微辟不就而乃不羞微銜出血力以靖妖氛冒矢石以安戚里厥功懋矣其在祀典曰凡有功德於民社者祀之正宜據呈報舉祀於鄉賢可惜事已淹而上聞難今爲結茅一楹設主於中於伏臘朋酒時奠一尊以當明禋公亦應含笑於九原矣事竣立石爰述所聞以誌不忘

長清義倉記

國朝長清知縣

舒化民

請安

積貯者生民之大命也漢之常平尚矣隋長孫平奏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法良意美後世之社倉因之善夫致堂胡氏之言曰賑饑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民不厚而置倉於社饑民得食誠以藏穀於官不如藏穀於民專貯於城不若分貯於鄉之爲尤便也丙戌夏五子從顯臬量移來茲其時奉檄

賑荒散口糧放籽粒招復流離逾月始竣幸秋來轉歉爲豐歲乃順成越明年麥秋穉有年至秋成則大有告登父老曰此十數年來所僅見也予曰豐年誠難得若往者連歲荒歉徧野饑鴻瘡痍不猶在目乎際此民和歲稔自當未雨綢繆講求積貯爲有備無患計也爰集同寅暨諸紳士保耆商議弁首先捐穀四百四十石爲倡於是保者首事各分鄉社勸捐嗣據陸續報捐得穀三千二百餘石諸董事者咸請於各保健倉予允所請乃將捐穀每倉分貯十石贊府趙君亦將捐穀二十石分貯長城張夏兩倉自是指戶輸粟無後期者而義倉以成予謂義倉之設藏之於鄉守之於民而所以主持之者則在乎官與首事悉心籌畫乃可以經久而垂遠昔人謂朱子社倉因受其事者有劉如愚共任賑貸是以無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長清

三

弊其始也請常平米六百石耳加二計息逐年斂散越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廩以原數六百石還府餘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此十四年中少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而猶積穀如是之多非官與民實心實力相與維持而能若是哉夫事固難於謀始而尤莫難於圖終清邑地土磽瘠差繁賦重無大富大商可憐慨集事也窮村僻壤諸保者剴切宣導細大不遺乃得以成斯舉然則思其艱以圖其易當何如愼重乎所冀董事諸君秉公持正和衷商確毋挾私見害公致取疑於上而上之主持者不以小過苛求不以虛文拘束非係侵蠹害事一槩予以矜全則在鄉者猶之乎在城在民者猶之乎在官官民一體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庶幾可維繫於不壞歟爰酌定條規弁書願求以質後事

之君子道光八年戊子仲夏月知長清縣事舒化民記

尚高屯新築障沙隄記

舒化民

北沙河從長城以東發源濼繞百餘里歸大清河中間自辛莊大  
彥以下散漫伏流經秋而水涸冬春閒則一望成白沙此沙河所  
由名也兩河身俱高崖陡岸至城北六里許之尚高屯南岸塌卸  
漸與地平每遇朔風飛沙蔽野漸積而高居民田廬有埋入沙土  
者春夏麥穀方蒞茂往往一遇沙霾卽淹沒殆盡迨夏間河水漲  
發沙不飛揚此時補種秋禾收穫亦已晚矣癸巳冬予巡查坊東  
義倉過其地父老數十人環跪而請曰此地苦沙患久非隄埝不  
足資保障民貧土瘠捍禦無術使君往者勸挑河渠盡心民事盍  
再爲我民謀之予命其繪圖說述情形越日而履勘焉子曰工程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長清

三

不在鉅細要於誠土地不在肥瘠要於和志誠民和而事舉矣迺  
令先籌地畝繼按夫工倡首捐廉親巡督率於是矜耆董事少壯  
趨功踴躍歡呼雷動雲集未及一月而隄已成計長亘三百五十  
餘丈高五尺寬一丈並於附近之王南劉郭諸莊有地畝毗連者  
令一體各率夫役接築數十丈平坦高厚挑築如式計共長三百  
八十餘丈從此隄以內有地居民勤安耕鑿可免沙患矣相度隄  
身寬厚可以栽插樹株仍令分段栽植毋許牲畜踐躪閒有坍塌  
隨時補修庶異日者樹根盤結綠雲成陰不惟固隄並可障沙則  
有基勿壞所望後之保護斯隄者又豈淺鮮哉

漢太中大夫東方先生畫贊

晉散騎常侍 夏侯湛 譙人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獸次人也魏建安中分獸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頽頽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迹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侷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算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陰陽圖緯之學百家眾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辨支流覆逆之數經絡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陵縣

畫

口過耳而闔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單靡前跽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威嚴萬乘若僚友視儔列若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談者又以先生噓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世登仙神變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恠恍惚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詞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濁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旣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險罔憂跨世凌時遠蹈獨遊瞻望往代爰想暇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跡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

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  
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園周旋祠宇庭序荒蕪穰棟傾落草萊  
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  
靈天秩有禮神鑒孔明髮鬢風塵用垂頌聲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唐平原太守

顏真卿

東方先生畫贊者晉散騎長侍夏侯湛之所作也湛字孝若父莊  
爲樂陵太守因來覲省遂作斯文贊云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賦  
次人魏建安中分賦次爲樂陵郡又爲郡人焉賦次今移屬樂安  
郡東去祠廟二百里故賦次城今在平原郡安德縣東北二十二  
里廟西南一里先生形像今則捏塑爲之并二細君侍焉郡嘗爲  
德州其贊開元八年刺史韓公思復刻於石碑真卿去歲拜此郡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碑誌

畫

屬殿中侍御史平公冽監察御史閻公寬李公史魚右金吾曹曹  
宋公譽咸以河北採訪使東平王判官巡按押至真卿候於境上  
而先生祠廟不遠道周匝與數公桌家兒淄川司馬耀卿長史前  
洛陽令蕭進用前醴泉尉李伯魚徵君左驍衛兵曹張璿麟遊尉  
韋宅相朝城主簿韋夏有司經正字畢耀族弟渾前參軍鄭悟初  
同茲謁拜退而遊於中堂則韓之刻石存焉僉歎其文字纖靡駁  
靡生金卅年間已不可識真卿於是勒諸他山之石蓋取其字大  
可久不復課其工拙故援翰而不辭焉至若先生事跡則載在太  
史公書風俗通武帝內傳十洲記列仙神仙高士傳此不復記焉  
有唐天寶十三載季夏辛卯朔建

平原之疆漢侯所邦慨漁陽之突起值唐廷之弗綱列城失勢以  
風靡長途眯目而塵揚穴有首鼠轍無怒螳被二十四郡豈一士  
之可望乃有循吏出守忠臣作防旣炳見於先幾復潛鋒於外攘  
練周兵於邱甸峙魯遂於糧方其開筵享士灑涕沾裳威震虎  
豹氣吞豺狼屹砥柱之中流任奔流之湯湯破眾醜之心腹扼中  
原之喉吭隱犄角之交應與常山而爲雙當是時也飽晏安之醜  
毒嬰富貴之膏肓釁起褒姒禍誕金張爭射利以賣國孰扶顛而  
掉傷如公者狀貌不達於宸旒足迹不登於巖廊而乃身任國紀  
義存天常悲舉世之莫辨信斯人之孔臧及乎奸相譎使疆藩着  
降年旣老而益壯辭不繁而愈昌指山河而誓死與日月而爭光  
稽往謀之具在想英風之未忘瞻廟貌之伊邇恨束芻之莫將莽  
川陸之旣暮見高原兮蒼蒼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陵縣

美

祭顏魯公文

明提學道畢

瑜 寶溪

惟公義薄雲霄忠貫日月遭唐室之中隳憤乘輿之播越修練甲  
兵招募豪傑討亂賊之祿山折叛臣之希烈危言危行不撓不懼  
屹若砥柱之時中流凜若松柏之傲霜雪此由公之養於中者正  
故臨難有不可奪之節嗚呼陵谷有變遷川嶽有崩竭公之名千  
百世不可滅公之祀千百世不可缺

祭顏魯公文

明按察司僉事

曹天憲 浮梁

某以公務過陵邑道出唐顏文忠魯公祠下知陵爲平原故郡而  
祠卑隘荒陋不足以妥公靈因謀爲公改建越明年壬子祠竣秋  
八月乙亥之吉復以事蒞陵遂得而落其成迺取酒以薦而告公

曰唐距今千有餘年矣平原郡今易而邑矣郡守今代以令矣平原父老已非與公共抗祿山之舊矣公所濬築城塹頽夷敗廢僅見遺址矣何公之威靈神爽尚足以使予等歆慕而祠之耶何陵之自令以及民尚歆然忘勞於祠事不逾年而告成功耶何陵之民無智愚賢不肖皆知頌公歲時伏臘勤勤弗替耶撫茲是必有不忘之列存乎公之盛而非公所能與者矣是必有亘古今齊天地存乎人心之公而非吾人所能與者矣夫公之功匪特在唐而在世教公之德匪特捍寇於一時而精誠實有以結人心於千萬世公之忠義老壯一節百折不挫眞足以貫金石而泣神鬼者固有以動予輩之慕而來邑父老之世世稱公而不能已者矣希烈逆賊固不足以殺公而奸相盧杞所以害公者適爲公成厥志而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陵縣

七

已嗚呼偉哉厥祠面陽厥材孔良爰勒珪璋厥烈載揚翬飛鳥翔摩此蒼壤有殺旣馨有酒旣將有美斯人庶其來享

重修陵縣儒學記

明邠州知州 高 慶 邑人

學校之設由三代以迄於今數千載矣所以明人倫而善風俗育人材而裨正教其關係豈小也哉漢以來未有一定之制而亦未有通祀之典唐開元開始定孔子爲先聖廟袞冕南面每歲春秋祠皇明之有天下文教誕敷自京師達郡縣雖遐陬僻壤莫不建學設官以闡教事眞可以鞭漢唐而撻三代矣濟南陵縣卽古平原郡也學據邑之南殿堂久嚙風雨蝨朽日甚成化乙未春三山閩人王君陞奉命典教茲邑顧瞻祠宇椽桷頽敝廊廡迫隘喟然謂諸生曰仲尼之道宏肆尊顯神道設教大齊我生人今殿庭廡

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之克壯厥居治孰有急於此乎迺具葺理之功請於藩憲楊公乃命有司才幹官董其工貳尹寶雞彭君珍知學校爲風化之機政教之本者慨然任之遂捐己俸庀材鳩工咸樂致助經始於戊戌之夏告成於己亥之秋維大成殿仍舊規而加葺之堂之廣廈號分東西創新工也門構東西路由東南復舊制也樞星廚庫漸次更新又擇官地起建廨舍三所舍之西南隅創倉以便出納上瓦下甃外砌中甃四周朽鏝煥然維新赫赫巍巍大稱我朝崇建人文之意時適金臺王君鉉由進士來莅邑事於學校尤注意焉考課之暇動念貳尹彭君之功不可沒前邑令王君陞暨翊教古剡王君輔謂慶曰若彭君者可謂知急於治者也盍爲記之以彰厥功示久遠余維世道陵夷王風不競吾夫子生於晚周大樸旣往有德無位周流行道而道濟天下垂德立訓而訓被家邦千載而下君臣父子之道夫婦朋友之倫燦然明白使生人不被髮左衽者誰之賜歟宜後世右文之主名世之臣主盟吾道樂育人材也雖然學制維新豈徒聳觀瞻而已余知吾黨小子升堂入室講明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異日揚王庭移孝爲忠盡臣子之大節上不負聖天子之教養下不負賢師帥之鼓鑄將相項背相望以宏洙泗之風傳鄒魯之學矣豈止揮文擄辭取科第哉彭君善政者王君善教者此余所以喜談而樂道之也歟是爲記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陵縣

三

陵縣重修城隍廟記

明儒學教諭 何亦尹 番禺

皇明天下府州縣自文廟社稷山川壇壝之外又各建城隍廟迺

正祠也祠之設歲時主有司祭禱凡政治得失神默助之民間祈報凡水旱疾疫神禳庇之至於城池土宇捍衛守禦咸藉神貺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與今陵邑古平原郡之將陵入國初爲德州後仍縣縣之西去百步許舊創城隍廟由成化丙申重建後歷歲久屋就傾圯甚不愜人意閒有欲修舉但無倡之者正德改元丙寅適固始易侯謨以進士拜陵令首端風化事神治民靡不克慎且勤甫期年政平訟理慨然有修廢舉墜之典嘗謁廟嘆息久之如此非所以妥神承祀也倡邑人慕義者作新焉戊辰予上春官來署學諭事七月以祀與侯偕至廟侯忻告予以是廟舊宇卑頽頽重修煥然矣且曰董役委於義官王侃耆老郭循出已貲集眾力糾陰陽生趙富鳩工市材不費公帑八閱月而工告畢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陵縣

三

予嘉其勞許以刻石未有記也丐屬筆於先生時予辭以病况初莅未稔難於言明日卽命侃來曰侯意專矣詳告其所以本末兼請同寅周君廷熙楊君賓贊予以諾未幾易以憂去又明年夏六月新鄭范侯杲繼知邑事銳意興革侃復以告遂偕判簿成君瑋邑寡李君隆督就之因爲道神廟建置源委述易侯作新章程實經營於丙寅十二月落成於次年七月樹屋凡若干楹周圍繚以垣堂廡門廚規制宏敞視昔大倍前有記邑舉人邢君端已具悉茲不贅書此以識歲月云爾

正德五年庚午孟冬甲申朔建

陵縣重修廟學記

明宜興知縣 谷蘭宗 歷城

粵稽古先王設庠序學校以教士後歷代莫不建立文廟於學宮以崇大享雖千萬世而不易及我皇明愈加優隆陵蓋以平原古

郡而省爲縣邑者也儒學創於洪武初年新城外荒僻弗堪至宏治癸亥邑侯安邑馬公珩改建城內提學副使金陵陳公鎬悉撰於碑後四十餘年至嘉靖己酉邑侯灌陽石公巖相其地勢南俯高津舊址迺鑿外泮一區得古井三口構亭於上名曰三泉書院宛若天設然縉雲樊公獻科時爲行人識其事略又五年歲甲寅邑侯磁州李公梁履任初謁廟曰令之謁廟者以對越其神也今廟貌毀敝先聖之神有弗棲矣神弗棲而官師之敬弗肅何以感乎士而育乎才耶隱然有作新之意迺普民臨政以廉持身以公御下不私贖金而麗於所重不煩徭力而用乎所先於是鳩工程度哀其始末首正殿以及兩廡所以妥聖賢之靈者與以室矣次明倫堂兩齋以及館署號舍所以居師生之講習者宏以安矣次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陵縣

三

啓聖以及名宦古賢三祠所以窮聖源式政範表鄉哲者昭以宣矣次神庠神廚以及庠廡所以修俎豆潔牲牢儲廩祿者備以完矣次戟與櫺星二門以及周圍四垣所以壯其宮牆者威以嚴矣凡此五者自春徂夏不再時而告成有不疾而速之功邑教秀水施君乾南城梅君思命馮子繼祿趙子祉請於郡人谷子蘭宗以記其大綱曰陵之學制凡三更修至侯燦然大新深有崇敬乎聖化官師咸懋加訓教諸士靡不感而敏於學則將明道六經精述宏博之文以進登科甲彬彬然人材盛出彙征於朝爲國家之利器皆侯鎔鑄之力也噫侯之異政殊勳已採注於觀風者故弗悉

載

重修漢大中大夫東方先生祠記

明戶部尚書

葛守禮 德平

漢平原之馱次縣後廢今爲神頭鎮其西原有東方先生塚焉鎮是以有先生祠蓋歿可祭於里者晉夏侯常侍爲之贊唐顏魯公書而記之繇來遠矣元末爲兵燹遺址僅存我明興而祠漸復成化間叅政唐君復加修寢宮并像二細君侍焉歲久復圯壤里有義人康君福度慨焉興懷獨出家貲崇若堂室峻若周垣重門亭庫具備煥乎鼎新蓋始於隆慶戊辰仲春朔日成於壬申孟冬望日又恐後不免傾墜屬予記之以詒後人余旣從其請或因問於余曰先生電發於漢當時莫擬其倫民到於今尊之卒亦莫知其故余曰天生神異人也漢之武帝雄邁莫前士生其時亦無端不有非不皆有以當帝心而棄置誅彝轉盼閒曾不少惜多欲構發無可誰何漢殆岌岌矣天生先生應時而出上書滿車帝讀之累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陵縣

三

月始畢旣足以慰帝心而其觸機隨應颺發無方若拜授神語聆之耳順心傾孰暇思議乎眾人投帝欲之不暇先生之止帝欲亦不暇觀其學無不通而不以文顯玄於仙術而口不言仙視司馬相如樂大輩何如也先生他諫姑不論獨廷數董偃三罪夫爲惕息而武帝乃急撤宣室燕非汲長孺萬分可幾者其轉移之神不可以常理知雖武帝亦不知所以也武帝肆欲而不遂身爲禍主者先生之力也故嘗達觀先生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其跡也直諫譴諷諷諫諷諫而各歸於其正其志也不爲富貴寵榮而妄希冀其素也通乎天上海外之事而知其智也橫發無羈陵轍萬類其挾持也一龍一蛇變化至於不可窮其原本也逢占射覆靡不奇中其餘也謹浪侵犯而暴君不能怒嘲哂傲侮而廷臣不知忌

斯則聖人之所不可必賢人志士之所不敢望者也故曰神異人也夏侯常侍謂之其道猶龍信矣而序之所云如何不可因取容以明志者則不勝其矯也豈足以知先生之自然哉若揚雄之謂似優似直司馬遷之謂滑稽漢史之謂詠諧與夫謂上以優畜又皆先生之罪人也余非知先生者故不敢知而歸之神異或者其信然也既以識重修歲月而復尚論其人爲不知先生者言也

### 陵縣重修廟學記

陸燿吳江

陵縣始基故三齊巨邑漢爲平原郡北魏爲安德郡唐爲德州平原郡宋爲德州金元因之歷代建學規模宏敞由來已久至明永樂時改今名隸濟南府爲福邑而學校漸頽我

朝康熙七年史令颺廷倡捐修理越今百餘載未有繼起而補葺者以

###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陵縣

三

致殿廡離披門垣傾圯鄉賢名宦忠義節孝諸祠皆鞠爲茂草矣虞山者庭趙尹以名臣後裔登賢書第明通歷宰東邦三莅是邑慨然而思鼎新之乾隆丁酉春王集紳士議大修捐廉五百兩交高汝珩谷嵩年張本搗去申勸士民及冬得書捐數二千九百餘兩迺乘農隙先出金購料戊戌仲春百工具興夏五適大旱麥無秋或請姑止尹曰工可代賑烏乎止所以散財督辦者益力方伯徐公聞而歎美有勇於辦公善於濟饑之語八月丁祭前二日竟落其成以百年頽廢之宮牆毅然經始絕不有撓頓使殿階巍煥祠宇崇闓非者庭之賢誰能之耶南有文昌閣久廢於城頭尹爲詳請移建學基之異方特創新規臺閣軒舉西有顏魯公祠旁隙地可三畝尹復捐廉爲倡構講堂營學舍繚以重門題曰魯公義

學爲陵久遠造士計共用銀四千二百五十餘兩工三萬六千三百九十有奇士民感尹之誠偕來佐祭爭輦所輸未旬日而捐書者悉歸款猶不足尹獨任之夫自史令迄今迢迢百餘年未聞有所修舉乃尹當旱災時勇於行果於成兩載焦勞運籌不倦宦惟斯邑之光且可爲牧民者法矣憶余曩守濟南者庭暫攝陵篆以境多斥鹵賦爲民困切切陳言余訝其五日京兆之能請命也心焉重之辛卯恭遇

翠華

東幸問民疾苦得豁地糧六萬畝丙申尹復蒞是邑不三載而成此百年未有之鉅功猗歟休哉富之教之今之作吏而聖訓克循如是非吾道之幸與士民追念賢侯昔爲請命除糧茲更有功學核羣思報稱於魯公祠後建堂三楹設祿位以祝之者庭固辭而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陵縣

重

輿情終不能止洵可徵懿好之公王廣文可垠實勩盛舉纂言寄南以乞記余聞之喜而不寐益重者庭之爲政能殫實心而建實效也爰次其顛末郵之以壽諸石若夫興教育才之法詳見前賢學記茲不復贅云

重修陵縣學宮記

陵縣知縣 趙王槐 虞山

東漢永平間令天下廟祀孔子宋仁宗時令州縣皆立學而士不滿二百人猶不得立且有力難應詔者元明以來州邑有廟莫不有學校我

天清監而因之其敦教化以造人材更周且密矣是皆有司者之責也陵於古爲平原郡地人材輩出彪炳史書而今頗不振豈古今人果不相及與抑學校之不治與舊學向在新城外明宏治甲子

始移今所

國朝康熙七年地震傾圮邑令史君颺延重修之迄今百餘年莫有顧而問者以致垣頽宇敗一望如墟戊寅辛卯王槐兩攝邑篆每爲踧踏不宥爲日無多未遑措手丙申年復奉

恩命

授茲邑乃矢志鼎新丁酉春舉議於大成殿前集紳士定大修

慮空言無以鼓眾出庫金五百註冊倡勸輸至歲暮始得銀二千九百之數然虛籍耳王槐卽於農隙先以所捐金諭首事乘時購料陶甃運灰更貸錢百萬以繼之而後百工之用始備又明年春毅然分段授工諸樂輸者亦稍稍集越八月朔十日丁祭居然於新宮卽事矣顧當丁酉甫議經始值

茲

寧大事中止戊戌夏各工羣作適丁大旱二麥不收人心皇皇樂輸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陵縣

書

者亦色阻而司事者遂紛紛以緩修勸王槐曰大殿未成斷無中道而輟之理且以工代賑時事亦宜然也乃散財勵眾工愈加尋於烈日中步禱沛甘霖眾情踴躍方得蕝事噫非惟圖始之艱卽圖終之難亦戛戛矣哉自宮牆以內無不輪奐一新并移文昌閣於巽方置義學於西偏凡用工三萬六千三百九十有五銀四千二百五十八兩有奇邑之父老咸鼓舞以觀厥成焉昔王荊公虔州學記謂州人欲以私財擴而大之而吏常屈於聽訟不獲從其願是知守土之官莫爲倡雖有私財弗能有爲也陵界於鈞盤鬲津間土瘠民淳獄訟不煩凡分所當爲倡而能應所謂瘠土好義者非耶王槐得安其拙用其民而成此大役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功乎雖然天下事創固難而守亦不易隨時補葺使毋爲風雨雀

鼠所侵則尤賴乎後之君子是爲記  
乾隆四十四年歲次己亥  
春三月望日

續捐書院膏火題名記

陵縣訓導 王夢兆 金鄉

今世之遵孔子之道亦可謂至矣吾黨之戟冠博帶矩步而整容以自命爲孔子之徒者亦可謂眾矣而偶有屬役輒多觀望逡巡毋乃其所以自命者以貌而不以心耶陵大令杜蓉鏡先生來治於此已二載矣其爲政勤於教育既增修三泉書院工大費侈而民不知延師招徒以供講孔子之道於是生徒萃處者日以眾雖舊有薪水膏火之需懼不能繼乃與邑中首義之士谷君嵩年張君本宋君丕振曹君振國謀商之皆曰我侯之勤我也我不可  
以復怠遍告邑人又得好義者數十家共贖金以爲資本並大令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陵縣

壹

自捐廉俸統計得銀二千七百餘兩而令谷君嵩年等四人設方取息俾陵子弟有志孔子之道遂永賴之此其鼓舞大令之教奔走恐後又何其勇且速哉陵故瘠貧大令重於勞民興作甚慎獨於有關孔子之道者不得已而有事而紳士已爭趨之如此大令又念邑孺子可教者多不欲棄之草莽買田畝餘更作義學於孔子廟左前所取息以支書院歲費猶不足大令每有補益自書院考課飲食獎賞以及義學先生束脩之敬皆大令捐給不吝於息項其來學於義學者膏火令自備久將擇其秀以復教於書院長幼蒸蒸翹首願化大令復修鑾豆筭瑟陶淑陵人以禮樂之業以力追乎文物聲名之盛於戲休哉谷君等謂余曰前者書院工竣有德州李進士爲之記今此役也先生其不可以無言乃爲之記

陵縣三泉書院講堂題額記

連城知縣 李有基 德州

三泉書院明嘉靖中邑令石劒山之所創也於邑庠之前爲泮池又於池之左右浚地出泉曰龍泉曰心泉曰汲泉故曰三泉而室其池上額之曰麗澤因池與泉而義寓焉迄今二百餘年圯廢已久前令趙公王槐訪其遺跡爲室數楹草創未就乾隆壬寅杜蓉鏡先生來知縣事甫下車卽慨然以振興文事爲己任乃益廓而大之闢其前爲講肄之堂堂廣五筵又前則爲門廡門廡再重又增其後及左右翼室凡數十楹爲師弟子食飲寢息之所招諸生居其中而厚其廩餼蓋視趙公之所措置其勞費不啻倍蓰癸卯堂旣成時余繆主教事諸生咸揖而進曰願有題余曰今之所謂能吏者簿書期會是急耳邑侯他務未遑獨殷殷於此豈非昌黎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陵縣

美

所謂爲政知所先後者乎雖事有所因而創而新之者且十之九卽趙公猶嘉賴之况陵人之所霑被涵泳以革其故達其材而文采風流掩映於濟河數百里堪以增重於二東者緊維我侯之賜請題之曰麗澤增波紀實且不忘舊禮也皆曰然乃並記以詔後之人乾隆癸卯夏六月

德州

北齊驃騎大將軍高敖曹讚

并序

唐刑部尚書

白居易

太原

高昂字敖曹渤海蓀人也姿體甚異膽力過人累經戰伐皆著功績官至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其勇敢忠壯冠於一時時稱為名將後竟以攻戰死於王事年四十八贈太尉諡曰忠武

讚曰

敖曹之容好配子羽生揚動烈死諡忠武武不顧身忠不忘主誠哉選士無以貌取

唐權知陵州刺史李正卿正除刺史制

白居易

勅審材之要考察為先吾之於人試乃可用李正卿頗闕吏道因假郡符畏法愛人善於其職夫速旌其能則吏勸久於其政則化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三

成未可轉遷就加真秩副吾知獎無怠始終可陵州刺史

請德棣景三州歸刺史收管奏

唐天平軍節度使

烏重允

保君

臣以河朔能抗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見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豈能一州為叛哉據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祇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又景州本是弓高縣請却廢為縣歸化縣本是草市請廢縣依舊屬德州

陵州興修學廟記

元教授

臺德璋

夫學校者致治之本原也古者學校之設節民性興民德防民淫齊民俗風俗恬而雍熙行王澤沛而頌聲作故有天下者果欲致

治舍學校之教吾不知其可也我國家自建元以來深惟治本屢降德音加先聖大成之號令天下立學慨然欲復三代之盛雖僻小之縣莫不有學蓋惟陵州爲要郡而夫子之宮舊在城東南隅地形窪下水潦時沃至元三十一年知州秦公政卜遷於此始建正殿旣而知州衛公益之興起兩廡圖繪賢像惟戟門闕焉逮今知州杜公顏鄉下車以茲役爲己任置祭器課試生徒肄業督率人吏讀書以身先之會學正齊公舜卿始擁臯比毅然恢樂育之志謝絕人事終日訓迪是以青衿成集員數逾百成材者煥雖京府州郡未之有也然後知天下凡廟貌卑陋學校不興皆有司不爲存心所致然也昔文翁治蜀文風丕變常袞長閩教化大行豈昔人專美於前而後賢有不及哉古今曷殊顧力行何如耳今使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三

君盡公忠竭職分知所先務不負聖朝崇學樂育之深心於是州之士大夫欲紀其事徵文於余余曰所親覩姑叙梗槩云

陵州重修儒學記

元禮部尚書

梁宜

至正九年夏四月獲鹿賈侯棟以山陰尹政成應詔選知陵州視篆三日拜謁先聖廟庭顧瞻禮殿傾頽門廡摧覆垣墉豁圯誦聲寂寥卽以興修自任監貳諧應州有尚義者競輸物以佐之木石俄斲畢備僦工傭匠俟日往董其役雖暑雨不輟遂完漏而正傾纔三閱月仍舊一新而雄麗勝昔增生徒勉富家子弟入學復其身以教勵之州之儒學學正王克明以爲不有紀述遺蹟奚彰乃捐俸市石將記歲月狀其事走荏平以文見屬余因序其事而記之

景泰己亥春予奉命來茲土監儲惟九月既望越七日辛未知州  
洪侯釗衛侯鼎臣暨學正高君福揖而進曰廟學初於元至正開  
殿堂苟簡取具而已國家肇啟文明重建學校於是改築於州治  
之北歷歲既久日就傾圯湖廣鄒君銘來知州事謁廟瞻顧殿堂  
門廡敝陋弗宜乃與同賓州判沈君謙暨掌教事蕭君崇同心協  
謀各捐己俸召匠計之而揮使傅旺舒通輩與夫州之好義之家  
慕義樂助於正統十三年四月十有二日經始舊殿狹隘四配十  
哲無以秩其位周旋進退不足行其禮故於殿之左右又翼以四  
間其廣八尋其深十有二尋兩廡門牆泮橋悉徹其舊而易以新  
堂之朽者易以良材壁之壞者甃以堅巖事未竟適鄒君以外艱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五

歸釗與鼎臣竭力以繼焉然後神廚神庫宰牲之房籩豆簠簋并  
泉之亭奩輪並美修文昌祠以增塑像建董子亭以妥石碣與夫  
堂軒齋舍門額牆垣會饌之堂觀德之亭靡不完矣乃於景泰五  
年十月三日告成廟學一新眾士咸慶第無碑刻懼事或湮乃請  
記於余云

重修德州城記

明武德道

陳亮采 晉江

德州控燕雲而引徐充襟趙魏而帶溟嶽神京藉爲咽喉漕艘由  
之通達其地置州一衛二守禦之將一遊弁之將二防邊之士六  
千漕運之士一千乘障之士三千又歲轉他藩儲摺至數十萬計  
輪其中特遣度支耶一人治之詰出納焉浩繁衝劇於宇內無兩  
蓋屹然重鎮矣城初建不知何代歲久漸頽潦浸之所侵泐狐鼯

之所穴窟垣堞樓櫓傾圮剝漫而無以爲固大司馬中丞黃公自藩臬之長擢授茲地欲經營之會東方數有大役十餘年間飛輓困於遼東輦畚疲於河上六郡之積如埽其後二役旣罷歲復大饑旱蝗相仍民餒且竄戊己之歲河浸墮堤逼城僅數武勢將無城公謂民不可勞也費不可省也而役終不可已乃以疏上欲割上供旨格不下公謂旨格而議不可格封疆之事吾得而專之惟是時詘而用侈役遲而費奢蠹穴而工窳必得心計之臣而用之於是遴而屬之郡丞孫君森任其事丞故敏而嫻於計悉心擘畫大略謂用核則絀可羨也役速則靡可廉也鳩役歸之里甲而寬其費俾民無厲焉器物汰其苦窳而塞窻竇俾蠹無穴焉察人情之苦樂權利害之錙銖凡所條列無不曲當時予適以承乏備兵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單

至丞奏計於余曰州地透迤平莽無山林可因刷石燒礫之需資於車徒費數十倍且擾及民丞其間之水濱而非凡所見疑駭相半夫舟車水陸勞逸省羨之數較然者矣余書其牘而韙之大司馬亦奇其筴而從之由渤海口出大沽入天津而抵德水千餘里間安然無恙物用大集工作全與役以速成而費大省此航海力也始議金錢五萬有奇今省費計五之二始議期三載爲率今省時計三之一至於長堤傑閣破浪雲之觀始慮不及餘勇可賈尤其難者也是不可以不書予謂斯舉也數善備焉斂不厲民一也役不久淹二也嚴保障三也善撙節四也歲儉民饑賴役而濟五也余之記此非徒誇成績而艷壯觀也將以著當時經營之苦與東方匱困之形亦欲後之籌國者穆然深惟悟曩者屢興大

役之失計務爲休養生息以庇其民使可以備一旦之用而無至於匱困也則二東庶幾有瘳哉

德州董子祠記

明禮部右侍郎程敏政休宜

董子生孔孟之鄰封少力學至三年不窺園遂究極斯道西京諸儒不及也其論道之大原出於天合子思分義利王霸合孟子對天人三策又有得於孔孟體立用宏顯微不二之意致君三代比跡伊呂誠有其具焉尚論者雖兩程朱氏未始不推尊之以爲度越諸子至洪武乙亥從行人司副楊砥請以董子侑食宣聖廟庭憲宗朝又用輔臣言進爵廣川伯董子之道益顯廣川實其故鄉舊屬平原平原今德州也有書院在儒學東久廢正統辛酉知州韋景元得石碣於廟庭東廡下大書深刻董子讀書臺五字詢其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望

故址復焉繼知州事王縉及分督庾事戶部主事畢孝勗祠堂八楹於臺後合鄉賢以祀名之曰聚賢明成化癸巳也今山東參政林君按察僉事鈕君行部德州以舊宇圯陋且位大儒於從祀非便請於巡撫都憲熊公以命濟南府同知王從鼎俾爲專祠八楹前後廂房十有二楹仍築臺榭故碣於寢堂下作亭覆之肇工於宏治乙卯孟夏踰四月落成凡工料所需皆出規措釋菜之日士民大悅以爲盛舉不可無記於是兩君入賀京師詣走以請余謏學辭不獲謹書之俾生於斯學於斯者慨鄉邦之先哲當暴秦絕學之後獨爲其難者我乃優游暇豫弦誦之區可致道而忍自負於盛世耶勗哉其未達如董子之志毋燕遊廢業其旣達如董子之策毋曲學阿世又因以進於程朱上窺鄒魯以副我列聖主張

斯道之盛心庶斯祠之成不止於潔豆登俸輪奐而已道泰之徵由一州而占海內可知焉諸君之功顧不大與熊君名辨登乙丑進士先爲監察御史歷按察使以人望擢居今職林君名光甫乙未進士歷禮科都給事中鈕君名清戊戌進士歷監察御史竝以才行推擇起爲方岳觀此舉可知其政而得其人是爲記

德州衛學附州增設廩貢額記

明光祿寺卿 盧宗哲 州人

國家學校之制凡州廩額三十貢額四歲升三人衛學如之吾德國初始立衛承樂閒繼設左衛隸直隸樞府聯比畿輔有司提調不與焉其子弟之秀服章縫而業絃誦者則畿內督學御史茂錄以寄州學科舉仍赴順天殊無廩增名額宏治初御史陳玉移檄山東臬使分州廩三之一以待衛之上考者然奪彼與此體統罔

濟南府志

卷之六

藝文四 德州

望

一久宜論正而人每難之嘉靖辛卯御史胡明善請別建學更置官師設廩開貢如他衛學例業有成命矣時衛人工科右給事中葉君洪復上疏言建學則鉅費罔資更師則諸生曠業兼之路要歲禮方急圖安集未暇辦此不若仍附州學領於山東督學之臣設廩開貢俱如州額則體統一而財力省德澤均而教化宏矣詔下禮部議而是之復請於上報曰可於是州衛之士各得廩額三十貢則四歲各三人業以羣肄牘以籍分數十年聚訟之端息千百人彙征之路通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給事少負奇氣游鬻時節以天下爲己任一入諫垣首論權貴劑量獻納動中時宜人有擬諸葉文莊者惜以中傷去位向使竟其所欲樹立則夫熙世道協人文兼善天下以垂不朽者甯詎可量哉士民以朝廷盛典宜紀

其始而嘉惠之在給事尤弗可諉也願與勒諸貞珉乃屬予爲記

議修河流溢淺疏

明監察御史 盧世漣 州人

爲敬陳躬歷水程日見河流淺溢急議修治以濟新漕事竊惟漕爲國家之命脉而河尤漕輓之司命臣銜命星馳乘舟南發督催回空遍閱河道繇楊村以至桑園時時有淺處處有淺然猶未甚也從桑園至臨清直不可言矣此一帶水程約四百里中間老淺新淺不可勝數淤沙填塞分歧成渚漫流僅及盈尺平沙幾乎見底臣初視詫異轉復駭懼空舟尚且滯擱倘重艘駢集詎能憑空徑渡乎一望沙洲幾成平陸縱發水亦難蓄貯况無水乎此河道窮極變通之會也不乘此時肆力大挑徹底疏濬僅循往例草草了事縱曰疲河卒廣費金錢何益查得濟南萊蕪等府州縣屬泉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聖

源二百餘處匯爲汶流故宋尚書白老人挽之以濟漕功最奇利最溥歲遠泉湮有名無實泉司之不問泉久矣近日工部臣丁汝驥始廣尋細搜洗出源頭臣至南旺見流水有瀾雖一秋乾旱而盈盈自若此濟泉之明驗也從斯時時洗發源源流長何至聽命於不可憑之雨澤而以國儲爲徼倖乎抑臣又有慮焉臣過桑園卽見河之兩旁煞壩逼水直至臨清其壩不下數十間其故蓋因今秋糧艘轉運維艱不得已設此權宜之術聊以濟急其實無補於河非徒無補而又害之目今土草堆積塞滿河腹又椿木森列爲河中之釘昨白糧船卽有罹患者矣來歲重運其梗礙何可勝言臣已面令武德道臣許成章檄沿河官吏立刻拔去乃迄今尚泄泄也祇緣當事者徒惜已往之小費而頓忘向後之大憂仰乞

嚴綸遍諭河官盡行清楚於漕始便臣敢因急議修治而并及之  
惟皇上裁決施行

陳河道情形疏

盧世漑

爲直陳河道情形再糾泄玩州縣仰冀明綸覈究嚴處以釐河弊  
併陳急着以救遲漕事竊照糧船於六月二十五日已盡數過濟  
矣臣力憊重暹前抵東昌聞自梁家淺以北直至甲馬營上下綿  
亘三百餘里經今月餘眾艘膠澁寸步難移臣不覺大駭急單騎  
直走一望果然科臣向所云兩截者今又化而爲一條矣回首渡  
江以來過淮過洪過濟中閒清口懸溜黃流漲淤八牯崎嶇咸賴  
皇上如天之福幸而克濟乃此盈盈一衣帶坐阻不前四顧徬徨  
撫膺欲絕直究病根只是河淺要河之淺不自今始也臣昨至油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四

房渡口驛僅見數人在河挑淺察其所挑之土其色堅黑皆積年  
老淤似從經鎮者以此推之而治河情狀槩可思已臣又憶去冬  
催空南下歷見河道平淺卽具疏題請大挑復覩倉臣奏議奉有  
分汛認限實行挑濬之旨炳日星而凜斧鉞向使當事者欽遵明  
旨眞濬眞挑能使一律深通何至臨渴掘井帶水拖泥手忙脚亂  
若此臣不知當日河臣數載之所經營今年閏正二三月之所料  
理竟銷歸何處此之不可不推求也乃地方官之怠玩亦未有過  
臨清等處者如雙淺乃屬清平縣地方臣身歷其淺呼署印博平  
縣知縣錢銓問以緣故漠然不應命之急急挑濬又不應如此庸  
人乃兼兩縣亦負乘甚矣臨清州署印府同知辛志諤曰暮途窮  
乞墻登壘管河州判宋裕祚統袴乳臭學語未成此輩宜復知河

渠爲何事夫臨清何等重地不謂官員狼狽猶之乎濟寧也其最  
怠玩者莫若故城縣知縣之荀永興德州衛掌印指揮之陳天印  
是所當勅部嚴加處分者也再照目前救急惟有起剝一着總河  
臣張國維招集額請剝船亦鱗次而集隨淺分派日夜督發每一  
壺千金多多益善臣案察河西務關并土石二壩俱有額設剝船  
此時悉閒泊以待曷若暫借南發以充剝淺之用卽隨漕北上仍  
舊供剝不相妨而相濟誠莫有便於此者伏乞天語丁寧速合悉  
發南下是又轉遲而速之一大機括矣臣草疏甫畢忽報河水頓  
長尺餘是臨清副總兵黃允恩節宣馬踏南旺諸湖水養全力而  
注之漕者臣不勝踴躍卽遵河僂閱見邪許牽挽之狀約可計日  
過臨臣謹同在事諸臣馳驅催饋夜以繼日然猶不敢恃也仍須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六

藝文四

德州

聖

盡集剝船庶乎緩急應手至於尾帮之漕全帮之白一淤清口航  
攔多時遂至隔越今白糧已盡數過洪矣尾帮之湖廣糧道副使  
張一鳳把總王步雲上江把總陳談亦漸次抵濟容臣專疏另報  
外臣仍多方接濟盡力維輓萬不敢畫爲兩局緣彙疏糾陳字多  
溢額仰祈聖明鑒宥臣不勝惶懼待命之至

建河神廟碑記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馬九德 刻人

吾郡城枕長河爲水陸都會其城西門外有河神廟一區背城面  
流相傳嘉靖間兵憲平涼浚谷趙公弭節之明年謂是河南通淮  
越北遠燕冀固衝劇之要津也迺無廟以祀水神於典爲缺遂卜  
地於茲營上度木創建廟宇以示神有所歸於是祠宇壯麗跨有  
一方東堂四楹中塑金龍四大王像爲靈寢南有翼室亦四楹爲

守廟者所居地勢平衍勝壓堪輿且又不與民廬連甍接榭水  
府清絕境也稽之易傳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位先五行功  
濟百物曲流曰膠傷出曰溢注溪曰谷伏而不見曰沈是河也者  
實眾水之所鍾也昔者禹疏九河其故道以世代邈邈夷爲平疇  
不可盡辨今郡西漕河迺漳衛合流入海所經之地我朝定博金  
陵漕輓京邊儲餉胥賴於此其神之名號散於羣書亦有可考見  
者水神曰馮夷河伯曰川后濤神曰靈胥水伯曰天吳大波之神  
曰陽侯雖與廟中所肖金龍大王名不相襲然尊居螭宮力制水  
怪俾河流平坦舟不爲覆其有功德於民一也况浚谷文章政事  
迥邁一時爲昭代表表人物後遷秩大中丞而去沒雖未久東省  
業已入名宦祠春秋祀之非遺愛耿耿繫去後之思其孰能與於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吳

此或又曰趙公爲庫部主事時嘗舟行至磚河夜被盜俄有金甲  
神人乘空而下類河神狀羣盜於隱處望見皆驚愕解散公遂免  
於難此則建廟之本始也予以爲浚谷建廟之意非爲身謀是說  
幾於誕矣總之神旣應祀而公又有功德於吾郡者故詳著其顛  
末

德州浮梁記

國朝分守濟東道

常名揚漢軍

德州枕衛河爲城接軫畿輔固東南要路水陸會通也兵車之至  
止郵傳之馳驅征商戍卒之往還旅客居民之奔走魑結鯉冠之  
朝貢均問渡衛河城之西舊有浮梁以濟涉歲久寢廢

國家有大征伐大司馬朝發羽書勅有司建渡多苦不能應卽告竣  
波流悍急崩決不常勢必廣搜民艇以待濟奸胥市猾罔念急公

往往轉藉之攫利榜人賄脫卽沉匿沙洲蘆葦中而不可猝得師至望洋興歎罵詈碎旬僚倅遑遽至有淪胥以謝譴者幸艤舟以須則或經旬不至以致河流壅塞權稅無征公私交困者久矣署捕楊鉉左衛千戎鄭天麒議建浮梁州牧佟君淮年慨然自任曰此守土者責也請於余余喜有同心乃與佟君首捐以爲倡且遍告縉紳士庶而督糧參議徐君亦願觀厥成各樂捐有差命干戎鄭天麒董其役署捕楊鉉佐之康熙己未仲冬望浮梁成計舟一十三舟上覆以橫木東西岸立柱石繫鐵鎖貫浮梁令相屬舟至則啟舟過則閣隨波升降安若康衢浮梁之西築廳十二楹爲停驂之署膳夫役以司啟閉施茶茗以息行旅誠扞困之惠政也諸葛武侯有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浮梁之建不必搜民艇以防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七

奸不必探師行以候日若兵車若郵傳若征商戍卒若旅客居民若魍結鯢冠之徒咸從枕席上過之無褰裳濡轍之虞僅謂之小惠已乎且漕艘官舸販舟賈艇往來無留滯而關稅得以充盈其有裨於國者何如哉是役也諮詢之詳慎規度之宏深工用之完美將事之勤恪創始善謀蔑以加矣歲月旣久風水衝撼沙岸崩騫葺理敝漏是有望後之賢者余記其始末俾銘諸石非惟紀諸君之績令嗣事者有徵則河橋之惠庶幾永久云

董顏書院碑記

國朝戶部侍郎

田

斐州人

德州有董顏書院漢董仲舒唐顏真卿合祠也祠州守北海馬公明瑞創之時萬歷四十三年也先大夫麗水公重修之時我

朝順治十年也德州爲仲舒故里眞卿平原太守故合祠之祠在屯氏河東澗水驛之西前孝廉李公誠明作碑記載於州乘然自其創也距先大夫重修之日未五十年自重修以迄今日忽已四十年矣所存一斷碣橫陳於路側龜趺沒泥甃中漫漶磨滅莫可辨過其下者猶得識其故處盛衰興廢之感未嘗不欲獻而太息也彼老氏之宮梵王之宅非不久且廢也而敗瓦壞垣規模麤具未荒烟野草陳跡茫然如茲祠之甚者歲康熙壬申余小子以棘人偶至其地見夫長河一綫帆影垂空棗葉柳花夕陽在樹憑弔流連者久之謀所以復之而民居左右鱗次舊基斂去其半不可與爭因購呂氏止園之後屋葺治丹雘置兩主於上俾俎豆無闕傳諸久遠此先大夫意也夫董之爲醇儒顏之爲忠臣其故實詳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果

於漢傳唐書中不復枝贅余小子因先大夫之意推而廣之以漢蕭望之匡衡東方朔配饗望之爲平原太守衡爲平原文學皆有功於經學者曼倩里人厭次村在州城東二十里明人盧公世灌生平蕭疎曠達有曼倩遺風晚年以詩酒沉埋全其大節故表著之並祀於一堂後之君子必有以余爲知言者夫前人有其志與其事後之人不能繼而述之不孝也鄉有大儒名臣而使之淹沒無聞名卿士大夫之過也余所以於董顏合祠而有盛衰興廢之感歟嗟乎千百世而下曩哲之陳跡常存警宗之風流不墜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重修德州城碑記

國子監學正

田同之 州人

我

皇上明聖慈仁續承洪業

御極以來百度修舉庶績咸熙猶慮饑饉偶形一物不獲其所於蠲賑外復以城工代濟茲德州其一也按元至正間州無城郭自明洪武三十年始有之至萬歷四十年重修周一十里一百八十步高三丈七尺設門五東長樂南朝陽北拱極西聚秀又偏西廣川距今百三十年許垣堞樓櫓傾圮剝漫而無以爲固爰

命揣高計丈量工審期

頒發帑金十三萬兩招卒徒備畚揭運坭埴辦灰礫於時奏請奉行者則巡撫都御史喀公爾吉善也監督則分守濟東道陀公誥也承修則原任知州今陞青州府劉公元錫也仰體

聖心周詳慎重工實弊清罔敢玩愒計肇於乾隆九年八月告竣於乾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四

隆十二年五月西城上有閣臨衛水名曰鎮河亦復重葺之峩峩翼翼巍然煥然墉光雉影若錦如雲固保障之要衝亦觀瞻之雄槩彼禹勤民而周營維豈是過哉於是士氓睥睨均感

皇仁

同之

紀其事竊惟城之修也設險卽以守國而有明之重修

旨格不下不得已撫茲土者乃盡括十年節用兼搜鼠蠹議鬼薪且檄兩藩共襄六郡同効方得拮据畢工今則民不被斂官不爲累毋煩搜剔無事設處一領金錢而物料集工作興居此地者但聞萬杵之歡聲千夫之奮力若不知有城工之艱且鉅者於戲

盛朝舉動足以超千古而越百代幸目睹於今日矣迺作頌曰

大清開基

聖

聖相承乾隆化日海晏河清宵衣旰食念切我氓已饑已渴常變經營藉工代賑修築嚴城矧茲安德襟帶岳滇南引徐沛北拱神京洋洋衛水漕輓送迎崢嶸形勢兩載告成金湯鞏固歷世憑陵太和休氣霽色霞明無疆

萬壽永奠昇平

蠲免挑河淺夫錢碑記

翰林院侍讀 蕭惟豫州人

山東爲京師左臂德州爲山東咽喉歲漕天下之粟以給京師者獨恃衛河一綫則河道之疏濬淤淺可或緩哉然而吾州之民若不知有役焉蓋

國家之澤厚矣考周禮小司徒均人掌民人力政豐年公旬用三日無年減之及漢之初爲算賦後令男子二十始傳唐租庸調法用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五

人之力歲二十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宋制當役者出錢名免役錢品官之家有助役錢明有銀差力差之法

本朝酌古準今詳定賦役法制之善直繼三代較之漢唐以來爲尤輕而最善者莫如條編一例蓋民有身則有丁有地則有糧此外不以一毫累民也府部之供軍國之需百官之廩以至員役之俸食驛站之夫馬弁兵之餉資河道疏濬之夫工皆於條編而取之名曰丁地起運丁地存留蓋民職其分官職其合分之則無廢缺之虞合之則無煩騷之苦歐陽子所謂簡易便民民不知役者此也然而吾州猶有濬淺夫錢者何也曰此非法制之未善而奉行

者之未善也歲在庚午

皇帝惠我東人盡蠲丁地之賦適河當疏濬當事者患夫力無出因散

派民間接畝斂錢蓋一時權宜之計耳後遂沿以爲例比年徵民錢六十餘萬至三年則又徵民錢百有餘萬民皆病焉前牧王公深知其弊欲蠲除之以遷官未果奉天崔公來攝此邦乃榜於國門曰德州南北運河歲徵濬淺夫錢六十七萬有奇此非

朝廷

正供也自今以後其盡免勿徵令出遠近歡呼父老有感涕者謂其子弟曰嘻爾知今日之樂而忘昔之苦乎汝曹竭手足之敏以辦丁糧歲晚務閒可少休矣乃每屆三冬而濬河之徵出催錢之吏曰叟吾門索酒醴食雞豚吾村之雞犬不宐焉汝曹伐薪樵粥米布以足之不能則又出于錢貸豪右以足否則笞朴不汝免也迨錢足付吏並不給寸紙之符以爲驗恐吾輩執以聞於上官徵耶吏徵耶吾儕皆不得而知也今一旦釋重累獲至樂崔公之仁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五

可或忘乎其父兄之知書者又曰公非獨仁也亦且甚智夫錢之徵也有權力者率不與有明於

國家律令者亦不與吏亦不敢至其門其出錢者特仁弱農民耳所得幾何爲之上者見其如此某所奉應若干矣某所規例若干矣下而爲同事之蠶食又下而爲胥役之中飽人獲實利而已蒙惡聲是徒犯不韙於天下也元史載額外之科三十有二明臣邱濬譏之以爲當時徒有此名爲姦人之資而已未必實獲其利後世以爲名言公於此獨毅然去之豈止公之仁哉爲

聖天子養斯民爲千萬人除大害俾

國家之澤之善至此益顯是不可以不紀眾曰然遂請予述之以勒於石以志不朽使世之加意民生者有所觀法焉

重修長生閣記

興安直隸州知州李世垣

吾州龍脉從巽地來自陳公堤下潛伏平地至柴市東頭漸隆起西行過米市到火官廟迤邐至小西門北過峽開帳仍南向迴龍顧祖此迺龍峽第一入首處遠瞻泰岱近接方山東襟馬頰西帶長河真鍾靈秀區也吾州前輩陳兵備覺菴先生首創此閣上建十一楹爲內外向外祀漢壽亭侯關壯繆內祀周孝友張仲世所稱封文昌者其閣孤峻傑峙與城上雁塔巒宮奎樓參差掩映顏之曰長生閣取迎紫氣東來之義時康熙十有八年也於時人文蔚起科第聯翩閭閻撲池商賈輻輳咸謂此閣之助云雍正乙巳燬於火余與邑庠惠菴曲君重新之後余風塵鞅掌漫遊二十餘年癸未以老病歸籍策杖至此見此閣潰裂有欲圯狀心駭然詢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垂

秀之居人云歲辛巳衛河決平地水深丈餘瀰漫數月祠宇民居幾漂沒無遺而是閣亦罹此灾心惻然爰謀諸州之薦紳人士及耆老等議共修復之咸欣然曰諾遂公懇高孝廉鴻吳孝廉楚椿陳生薰鄒生述魯經紀其事共醵金若干購磚垣庀材用厚其墻垣培其基址期一勞永逸堅而可久也肇工於今春二月之辛卯迄工於今夏六月之癸亥閱四月而告成夫善作不必善成爲之前者端賴爲之後此閣創始以迄於茲未百年中燼於回祿再虐於陽侯今雖完繕如舊矣而年遠世殊所恃以踵事而增葺之培吾州風脉於未艾繼陳公創垂於不朽者不能不於後之諸君子有厚望也已爲記古愚七十老人李世垣記

嘉靖閒通志云德州城魏太和閒築或又云城本小胡城魏太和閒築按魏地形志太和閒置安德郡又舊唐書長河縣條內元和十年又置河東小胡城考唐元和十年築小胡城之時距魏太和十年分置州郡之時計二百七十餘年志云魏築則非唐置史稱唐置自非魏築若強合兩事爲一事是魏於二百七十餘年前預築唐之小胡城也豈非支離之談乎或又云移長河於小胡城卽今州是按舊唐書地志長河縣爲水壞元和四年移就白橋永濟河西岸置縣是長河縣移置御河西也若自西移東何代何年明以前不見史冊又據宋史陳堯佐築堤後旣廢安陵又廢漳南防黃河西決也其時御河東二百里內竝無縣邑安得獨有長河縣再考宋地志云景祐元年移將陵縣治於長河鎮卽周顯德時廢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壘

長河縣爲長河鎮地長河鎮旣在河西則長河縣竝未移河東也又前明漕河圖縣邑全落皆洪武之舊陵縣景州故城同刻載御河西宣德云唐時已移河東哉康熙閒志云州舊無城洪武三十年始建又云因立衛而築城萬歷閒州志云州志舊在城西永樂九年知州何原移於東南隅顧宦人先生兵衛論云州當南北之衝建立之始先置衛而後設州卽今州署猶在衛址可考此自西移東其年代確鑿可據者何云唐元和十年移長河縣治河東小胡城哉且夫援古之弊莫大乎不考其詳僅採摭一二語遂憑臆以爲斷移長河縣之說特據河東小胡城五字耳因何而置因何而廢竝未一一考其由來余考成德軍王武俊統恒冀深趙四州其地皆永濟河西岸其竊據之德棣二州則永濟河東岸地元和

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王士貞卒子承宗自爲留後九月承宗請  
割竊據之德棣二州上獻求爲成德節度使上允其請遂以薛昌  
朝爲保信軍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遣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  
至眞定囚之上遣中使諭承宗遣昌朝還鎮承宗不受詔十月癸  
未制削奪承宗官爵發兵討之長河縣之西移卽於是月承宗移  
之也十年聲承宗之罪絕其朝貢卽又置河東小胡城之年也亦  
承宗置也其年承宗出兵東掠滄州十一年滄州節度使程權敗  
承宗於長河十二年承宗以兵二萬入東光斷白橋路程權退滄  
州是承宗斷長河縣之白橋使兵不得渡河也十三年四月甲寅  
承宗復獻德棣二州庚辰赦承宗自元和四年三月至十三年四  
月九年之閒朝命不行於此地移縣置城皆承宗自爲之十年置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七

小胡城於河東屯兵護白橋德棣之路也十二年斷白橋路據東  
光爲險而小胡城廢不復用也石普劉煦不辨公私有此一置卽  
有此一載然而叛臣私建不得濫列職方長河縣之小胡城與南  
宮縣之固城鴟城一例故歐陽公槩行芟除若夫魏地形志所載  
太和閒置安德郡隋開皇改名德州大業改爲平原郡唐武德復  
改德州開元又改平原郡乾元又改德州明洪武七年西徙城爲  
廢城十三年復置陵縣於此是魏太和築城在舊德州今陵縣非  
舊陵縣今德州也溷彼於此不可夫望遠者不見其形聽遠者不  
聞其聲世湮年遠訛以傳訛類如此也謹詳辨之俟質之博雅君  
子

德州北廠大王廟建於順治七年葺於乾隆二十二年里人馬大  
資立石叙始末蓋廟基卽馬氏之池塘因神兆寤而喜舍者也王  
之功在河漕歷數百年人咸欽其靈異懾其靈威感其靈佑呵護  
而或未知王之平生則紀載者闕如按王姓謝氏諱緒齒居四當  
宋之季讀書金龍山築望雲亭題詩其上以寄隱志臨安之變自  
沈茗溪鄉人瘞其尸山中久之夢神告曰百年後黃河北流是吾  
示驗時也厥後明洪武起兵見金甲神擁河北流夜禱示夢遂封  
金龍四大王至我

朝順治康熙開疊奉

勅封顯佑通濟昭靈效順金龍四大王載在祀典余督漕山左每歲冬  
送軍船出臨隔守凍則拜神於臨清廟中而隔外北廠之廟間一

濟南府志

卷六十九

藝文四  
德州

聖

展謁乙未春謀於德衛備弁等重加修葺自五月鳩工至閏六月  
告厥立石紀事綜神平生俾婦孺咸知神之生而爲儒爲忠臣死  
而有功德於民至我德州一隅則固日在芘蔭之下有徽神之福  
歷久弗渝者也道光十五年閏夏旣望山東督糧道華亭張祥河  
撰

德州元將軍顯佑碑文

張祥河

德州大王廟祀元將軍之神歷有年所矣自臨關至拓園水程  
四百餘里所在隄堰皆民自修以資捍禦每歲伏秋盛漲危險疊  
出賴將軍之靈呵護之俾策萬全是以州人士生敬生畏崇祀勿  
替余壬辰甲午兩督第九屯臺子坡漫工合龍之前均爲文致祭  
於神不日歲事固知神必顯靈於事前呵護於事後有歷歷不爽

者實爲吾民生敬生畏而傾心崇奉者也茲乙未閏夏葺是廟告成備并等請爲文於是乎書山東督糧道張祥河撰

德州雁塔續題名碑記

張祥河

德州雁塔明洪武三十年建萬歷四十年濟南同知孫森納二石塔中具甲乙科姓氏我

新

康熙三十一年州人田侍郎慶重加修葺補石二別書石記事蓋

甲科止康熙乙丑乙科止康熙庚午嗣州人又於原石續刊進士題名至雍正癸丑科舉人至康熙庚子科又補石二續刊舉人至乾隆丙辰科迄今年久失修塔漸頽圯余忝司糧儲出俸錢鳩工新之古慈恩題名止列甲科茲爲一州紀盛宜仍前賢推廣之義因續攷進士姓名自乾隆壬戌至道光丙戌科凡十三人舉人自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奏

乾隆戊午至道光壬辰科凡五十四人手書泐於石台前刻而又文運日新祝歲增益州人士之幸亦官斯土者之榮也道光十二年冬十一月山東督糧道張祥河記

德州支河說

德衛廩生

封其濤州人

衛河源於蘇門山在河南輝縣合滄洹淇三水東北至臨清與會通河合歷武城故城入州境又經東光滄州至直沽入海此金元以後之漕河初無旁支洩水也明永樂九年從宋禮議於德州西南穿渠洩御河之水爰有南減水河然水猶無沙也正統開於館陶引漳以濟運始借漳之三分積久全漳入衛水濁攜沙運河之患滋多德州曩遇河溢其水皆循屯氏別河故道山東關外北流經賈家莊宋門吳橋城西東光城東至天津入海自前明至

國朝初年州境從無圍城之水患者恃有此川津之消洩也雍正十二年直督李公倡議德州北門外再開北支河東西挑六七里接入鈎盤河以分河勢東撫岳公以北支堤岸必致橫截水道難之岳公早達年甫弱冠繼以李公議北支南岸開三涵洞洩德州雨水入北支以免城患遂會

奏開挑於是北減水河夫爲防河患而開北支又爲涵洞之三窟以洩雨水立法周備但必北支無水而後可資涵洞宣洩假若運河盛漲北支水滿此時適有雨水亦開涵洞放水入支勢必引支水由涵洞倒灌而出反爲城害且當此時城垣左近運河設有漫溢水又何洩此形勢顯而易見者也倘謂北支疏通卽無河患何以北支屢挑而患轉深或又謂北支下流疏通卽無河患北支與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七

南支共一下流又用北支何爲豈徒用阻水道乎當時未曾詳悉籌畫及此德州水患故不可勝述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二十六年辛巳大挑北支是年八月河決草壩又決蔡家莊附城數十村莊漂沒殆盡城池倉庫幾不可保難民久居堤上遂立義和莊長莊其村落廣與堤等而縣巨竟數里今過其地覺洪水滔天之象猶在目前此州牧楊公寄後任書所以有傷心慘目之言盧運司所以有里門紀事之詩也三十六年又大挑北支水衝決涵洞倒灌圍城嘉慶二十五年庚辰正月十九日河溢老虎倉越日水入大西門繼又入東門裏牧馬園繞城廿餘里俱爲澤國近村居民又露處堤上父老有擇城下高地率卑幼蹲踞者曰是處可逃生乾隆二十六年余曾避難居此水大不能沒也城上聞者皆爲心惻

言之可勝嘆哉然使水別有出路災猶可弭自開北支河而城西  
有運河堤南有南支河及陳公堤東有陳公堤北有北支河堤城  
居其中之西北隅地勢城南皆高阜十里外視城如釜底有水無  
不北注而兩支河中開二十五里運河東岸亦有嚙決水皆圍城  
更無去路乾隆年間由草壩放水歸運河近年皆由新河頭放水  
歸運河是其驗也故德州耆老咨嗟太息謂山東百餘州縣惟德  
州不可恃者蓋百年於茲矣而德州實

畿封之關鍵九省之咽喉倉儲兵衛之要地所關最爲重大若乾隆  
二十六年嘉慶二十五年河水城池倉庫人民驛程固爲可虞卽  
道光二年四年八年雨水亦致附城二十餘里盡爲泥水人馬走  
堤上車輛望洋興嘆道路幾爲不通假令有事而水滿郊關輜重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五

不行爲害於

國家豈淺鮮哉北支河堤岸橫截水道其貽害若此聞李公當時亦  
悔之而成事難於遽改則後來司牧之仁賢不能不在其責矣方  
今治河之術莫如資漳水三分以濟運餘仍使由故道入海則淤  
沙少而河流暢此上策也其次則深挑南支下流州境卽可無河  
決之虞若直隸仍前不甚挑濬雖開十支河豈能絕河患耶至若  
北支河者旣橫截自古北流水道爲州大害又至吳橋境趙家橋  
與南支合流兩支仍爲一支於運道全無裨益况北支之水爲南  
支之水所遏旋挑旋淤不踰年卽貽圍城水患歷有明驗倘兩流  
並急則入首頂衝之處又易衝決故屢經前撫憲

奏明非關喫緊無庸挑挖已成枯瀆斷港而其爲德州之害如故也

安得一旦將北支河永廢不用使州境之水仍循屯氏別河故道橫過北支由賈家莊宋門吳橋東光南皮蔡家窪至天津入海以禦德州百年之大災以捍德州數世之大患乎且非獨州之利實亦

國家之城池倉庫兵衛驛程之所賴以安也卽下流吳橋東光諸縣俱有河形亦非有所害也是非萬全之策在德州爲不可須臾少緩者乎州人世居河干身歷河患萬眾憂惶莫知所措拯拔救援是所望於輔

國庇民之仁人也

北支河廢堤論

封其濶

國家定制皆有利而無害利害適均卽當刪除若無利於彼而徒害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堯

於此且致妨

國計民生之大則決當去者也北支河橫阻屯氏別河故道旣不足消運河之漲復貽圍城水患其當決去而不容稍畱無煩再計矣曩蒙前撫憲屢經

奏明毋庸挑挖河內耕種起租歷有年所其堤歸然獨存者將使與河俱廢乎抑畱爲水道之阻隔乎或謂去廢堤德州設有河患必波及直隸之吳橋東光是不可行嗟乎吳橋東光之居民皆吾州人之朋好姻婭也吳橋東光之縣令皆吾州人之鄰封父母也直隸之院司道府皆吾州人之鄰封公祖也方今四海爲家之日遠徼荒甌渾同一體詎密邇

京邑竟視等膜外以州境爲壑乎况州境實

畿輔之關鍵九省之咽喉倉儲兵衛之要地非荒僻小邑無關輕重之比其所慮者又在城池倉庫驛程課稅之夫不止民間田產之細乎然苟德州受河大害直隸吳橋東光卽免河害猶可言也運河自武城鄭家口至德衛拓園鎮百餘里西岸漫溢皆淹景州繼以阜城自州境哨馬營至直隸安陵七十餘里東岸漫溢皆淹吳橋繼以東光是州城左近運河可爲直隸害者幾二百里獨四女寺以北哨馬營以南兩支河中閒二十五里運河堤外多一北支廢堤爲障蔽抑亦不足爲恃矣然使廢堤果足爲蔽德州雖受河害猶爲有功於北直竊見嘉慶二十五年正月德州河患旣深水無所容直上高地涵洞不能宣洩由涵洞上決堤以去水頭高至丈餘奔流而南下支下流復不能容倏忽百里雖吳橋城南堤甚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卒

高厚堤口防堵不及城遂被浸麥田淹沒無算是直隸之鄉愚私心竊喜以廢堤障蔽爲利者正直隸之明哲私憂竊嘆以廢堤壅水爲害者也國語云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其謂此歟漕河東境各插內蓄水以資轉漕德州畱廢堤作牖蓄水以灌直隸州人以自害者害鄰失仁恕之道直隸欲害鄰者必致害己非失計之已甚邪我

國家開挑北支原使德州不致被水波及直隸並非專爲直隸不恤德州初以護民田廬穿渠洩水欲遂其生今若畱廢堤使州有不測水患豈將以生道累民哉豈將以累州民者兼累直隸之民哉必不然矣州人妄意以害直隸者衛直隸謂下游消水不可行則從井救人不足以况其愚直同人在井上而我欲從井爲之挈瓶

並招其人同湯焉不亦謬乎彼直隸通省河道約數千里天下河道約數百里未聞於本河岸外更假他河堤爲防護者故州境有運河歲修堤岸完好即可告無罪於天下州人自防河患者止此卽爲鄰境防河患者亦止此其餘非所宜計也所宜計者繞城之雨水耳開通故道由此達彼直隸屯氏別河兩岸開有當爲防範之處不過論知百姓勿使疎略亦經畫所宜必周也或又謂去廢堤須籌款挑濬下流不知雖與開款後必不挑何也每逢運河盛漲人人懷懼恨不築堤如山以禦洪流及至水落事平徐議修堤不過於堤形低薄者微加培補其不甚低薄者僅飾爲新修形貌而已近日人情偷惰居安忘危左在皆然此防河於目前者其疎慢且如此欲使爲雨水預濬古河不其難哉且察下游之河形今

濟南府志

卷六十九

藝文四

雜錄

十一

亦何煩挑濬乎去堤後附城凡有雨水皆橫過北支五六里內屯氏別河故道堤岸迷失民間尚須自培小堰自時家莊迤北河形昭著又十里至宋門入吳橋境居然中流寬平兩岸高聳矣百年來北支迤北雨水及閒遭河水均由此入海竝無阻塞又何須挑濬爲也在當日者爲消運河之漲而開北支因北支有水而起兩岸今廢河無水用堤何爲至於堤岸全平亦較費力惟去其橫壓屯氏別河者一段使水復故道則長莊義和莊之難民百餘家七八十年居堤上者可得平土而居德州繞城雨水順流而下卽運河偶致疎虞亦不爲災其於

予告大學士盧文肅公墓志銘

大學士潘世恩

道光十有九年予告大學士德州盧公薨於京師邸第

天子震悼賻祔有加晉贈宮師

予諡文肅崇祀賢良祠

諭祭再三恩禮優渥

賜其孫光燮爲舉人中外莫不歎仰謂公之勤勞邦家允足以膺受之  
越三月其孤本將以公喪歸葬遣光燮來請銘幽之文世恩誼不  
得辭按狀公諱蔭溥字霖生南石其號先世自涑水遷於德遂爲  
德州人曾祖道悅康熙庚戌進士河南知縣崇祀鄉賢祖見曾康  
熙辛丑進士兩淮鹽運使世所稱雅雨先生者也考諫湖北武漢  
黃德道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公官公生時左手有異文如筆及長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又

性質敏敏刻苦學問乾隆己亥舉於鄉辛丑成進士改庶吉士習  
國書甲辰散館授編修與修三通及河源紀略充翰林院辦事官進  
擬文字多出公手己巳

御試翰詹列二等記名庚戌恭遇

高宗純皇帝八旬萬壽公進闈符一篇

上嘉獎之辛亥

御試列三等改六部主事掌院阿文成公以公品學素優請留館

上諭曰朕用伊爲部曹正以其才堪任事非抑之也補禮部儀制司主事

嘉慶四年己未記名軍機章京辛酉直

樞廷

仁廟聞其通達政體

特賜名見尋升儀制司員外郎郎中甲子春京察一等記名道府戊辰擢

瀉臚寺少卿轉光祿寺少卿辛未

特旨命以四品卿銜在軍機大臣上行走由通政司副使歷升內閣學士  
兵部左右侍郎癸酉九月京闈事竣赴灤京復

畢抵白澗聞京師有警陳奏機宜卽日

經筵講官方是時豫東及南山匪

徒相繼蠢動軍書劾午公悉心贊畫綜練機務教匪肅清蒙

恩優叙

特旨賜公子本舉人乙亥調戶部右侍郎管錢法堂丁丑擢禮部尚書三

日調兵部加太子少保冬調戶部庚辰七月扈從熱河值

仁宗睿皇帝升遐公號痛之餘總理喪儀惟敬惟慎調工部道光元年辛

巳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五

正軫銓衡任劇畿輔事緣以公夙有重望調吏部尚書兼順天府尹事

丁亥拜協辦大學士庚寅授體仁閣大學士總理刑部夙夜殫心

平反多獄以故形神兼瘁壬辰公年七十有三始以積勞成疾累

章乞身

上慰留至再癸巳三月乃

俞所請以太子太保致政

特命在家食全俸疊賜優杖竝頒福祚歲以為常今歲己亥公年屆八

旬京兆以重宴鹿鳴請得

旨優獎前後輝渥世所罕觀元臣人瑞諸福方來而竟不愁遺豈非天

下之所同憾耶公為政持大體勘視河工海口清理鹽課皆別其

利弊挈其綱維吏胥無所隱充會試總裁者一順天主考者三漸

江山西主考者各一提督河南學政者一所拔取多名下士桂林陳繼昌以名臣後爲三元

弟怡亭公白首相看跬步不捨訓子姓以嚴正遺疏中不爲子孫乞恩可以見志矣公由詞館游躋台鼎其出處本末卓卓表見者如此至於論思密勿翊弼化原

聖天子光明下濟始終褒榮則公之仰贊

皇猷下副士民之瞻矚者固淵然無盡也世恩鄉舉出公兄海門先生門下入館尤相得甲子秋與公同主試浙江迨公

予告家居亦常相過從曾幾何時而威儀言論不可復得聞見悲自中來夫曷能已公生於乾隆二十五年九月三十日午時薨於道光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三

十九年五月初六日卯時春秋八十配夫人長山袁氏刑部員外郎守誼之女

誥封一品夫人先公卒子本

欽賜舉人廕生戶部員外郎孫三人長光燮

欽賜舉人次報勳景煥女二長字故城賈汝愈未婚守志次適章邱焦

家麟以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辰時啟袁夫人塋合葬於

德州二十里鋪之新阡銘曰

濟河鍾秀岱嶽降神是生名世克輔 中宸少直金鑾晚登樞

府象衛泰階功昭鼎呂九官分命六職咸周左右麟鳳善斷善謀

午橋獨樂 恩榮無已餽頌福胙以增介社官秩疊授晚節香

清哲人遠蓼莪典重易名

賜誅儀隆飾終禮備一鑑云亡千秋誰繼元臣之隴遺直之碑煌煌駭

烈貞勒銘詞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州

益

德平

夏河築堤碑記

宋處士明僧紹邑人

維有宋元嘉二年秋七月平昌篤馬河衝決古堤民以柳籠土葺  
 葦而爲遏壞潰無已功消千百縣令周雲霖兩省視上下形勢熟  
 在心臆乃達郡州用集厥役州許立功鄉境茂緒前基雲以茲津  
 遠注大河宋經平原往濫無棣迴流兩岸其勢鬱滯怒湍激急  
 疾一有浸齧瀾原滿野奔騰之變害在廬田蓋昔有鬲君之所常  
 感而前平原相之所不能治於以跋涉躬親經之營之比率百姓  
 肇理番掘伐木北原徵匠責治池立堅壘以東鴻波隨疏積土以  
 瀉悍濤當此之時鼙鼓肆興登堯靡輟而川無滯越水土通演未  
 半年而工程校畢斯乃莫居之嘉緒而息土之永規也昔禹修川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平

空

河書誌其功稷躬禾稼詩列於雅夫不憚勞謙之勤奮圖其職定  
 害安民惡得浸沒而不章焉故伐石紀功昭賢於後

加封孔子制詔碑記

元翰林學士閣 復高唐

大德丁未秋近臣傳旨議加

至聖文宣王封號臣復承乏翰林獲預其議竊謂自古稱夫子者  
 多矣而莫如孟子孟子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又曰伯夷  
 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  
 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蓋言孔子  
 集羣聖之事而爲一大成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爲一  
 大成也宜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奏可璽書錫命臣復職當具草  
 旣以頒示天下矣邇者江南淞西道僉肅政廉訪司事吳舉建言

褒封先聖當令盛典若不騰琬玉曷以昭示罔極於是省臺檄下諸路勒石廟學噫木鐸聲沉千八百年有國家者追崇聖統非一至唐元宗始進爵爲文宣王宋眞宗復加至聖二字是皆議出當時雖極徽美之稱未若我朝取孟子之言爲准以聖譽聖之深切著明也凡在郡邑長吏祇若我朝尊師重道之意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忠信以興化善俗爲務顧不遑歟至大三年歲次庚戌夏六月丁未朔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遙授平章政事臣閻復謹述

重修廟學碑記

元秘書少監楊桓兗州

皇元有天下以夫子之道保國家安生民莫不由之又學校者敦俗育才在焉乃循報本之典究清源之方選豆絃誦徧於海陬况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平

奎

德平之爲縣聆觀皇化爲近哉其尹佐能修典禮之事宜矣縣之學廟毀於金季前邑長盛論嘗營草堂於故地至元壬辰秋今縣令閻士安建政謁而歎曰明時尚文如此禮樂之所茲何宜缺師生咸曰人存政舉匪賢尹孰在曰忝長於斯敢不自勉冬十二月壬簿楊亨至謂尹曰學廟風化之原今寸功未加何以爲治君其任此無讓曰待吾賢簿共之曰願從付委政暇乃會教官馮繼善與邑之賢者史益讓等定其規制爲役事起本且請命於廉司白於州監費以月給縣之尹佐偕其屬各輪祿半載四民同稱所有以助焉爲大成殿楹四大成門如之不徒壯麗又益丹刻觀者咸曰不圖儒宮之盛使人敬仰如此亂後未之見也適教官馮繼善修德廣業足爲眾師故縣之尹佐日率眾執經問難訪議得失爲

學者先風俗翕然一變於學學廟成矣禮教興矣爲政者知所以導民矣學士濟濟知向方矣此邑之賢才盈溢於茲始矣愚尚念二帝三王立教之原孔子所以祖述憲章以昭後世者請爲眾陳之惟民生多欲無教乃亂聖人之爲教非遏其欲實節其欲也欲節則天理明天理明則人道安人道安則五品遜五品遜則百姓親百姓親則天下平是道也所以家諭而戶曉者也是故家有塾黨有序鄉有序國有學蓋古者比屋而教亦比屋而學也初不爲選士設而士選則賢後世此道不明學者惟假以階利祿耳漢以明經取青紫唐以文藝應科名專爲選士設而士莫能精士選不能精其敢望二帝三王之治耶幸今盛運復古一滌前日之偽習將見囚人心天理而立教家諭而戶曉俾之五品遜百姓親太平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平

書

可承保也德平之爲縣獨可後於皇化哉道民者其勉之縣尹字仲和資廉敏政務清簡不求聲譽主簿字彥達資質直好善不忮竝鄉籍京邑富於春秋勤修德政遠大未易量也

土河利弊考

國朝貢生

張學文 邑人

禹貢導河自大陸而下播爲九河蔡註據水經注以爲碣石淪入於海謂唐人傳說俱不足據予欽齊乘又以爲兗冀之間諸河宛在不皆淪沒大抵按圖索驥迄無定說此文獻彙略第按桑欽水經指道經本邑者以標其槩不能爲河渠聚訟也愚按自黃南與淮合而河之經流久枯何況別派今固難以徵信但大陸而下至海千餘里九河豈無在此間者特滄桑變易如蔡註所謂今河而被以古名則不能免耳平昌有古高城又有般城皆漢邑則高津

鈎盤似宜在德然亦久湮難考何況屯氏別河大河枯瀆諸名故  
今在城西北者有土河舊名篤馬河南宋元隱先生嘗作築堤碑  
記洞悉利弊蓋其來已久矣自雍正五年動項興修由博平魏家  
灣減水牯洩運經東昌衛博平高唐夏津恩縣平原德州至德平  
曲折七十餘里達樂陵直省慶雲於海豐獨活入海又有义河洩  
高唐平原陵縣諸水至德平西范家橋入焉遂以由聊城洩運者  
爲徒駭而以土河爲馬賴义河本名馬河自乾隆二十六年撫檄  
挑濬遂名鬲津其爲被以古名姑置無論今且以現在利弊言之  
土河上三十里水勢猶緩自义河合流水勢最猛每當秋伏水發  
土河漲滿义河水不能入倒溢堤外汪洋無際河東人由范家橋  
築堤上至基山綿亘數里名田家堰以捍之今則其來愈盛雨水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平

壑

壑激范家橋上下十餘里每易衝決而土河俱在高原水居地上  
自基山東北一帶窪地相接故無論決於何村漂蕩廬舍統匯於  
窪而橫流焉蓋河堤有無庸修築者而險處則費工鉅萬均分通  
修任吏均派無益於事知者不必言言者不必公當闔邑攤分高  
原之民視同膜外附近者亦但見目前苟且塞責故堤愈不能捍  
水而十年之中河決三次也惟下郭家橋西倒流河北邊地高故  
倒溢十數里而不至於決然水劫亦多被害若河東雖修涵洞每  
當河水滿槽窪水不能入則近河者受其害故土人往往爭執然  
使如運河牯壩以時啟閉亦可無患特力有不能而近窪者不顧  
河水之害近河者不顧窪水之害故視同秦越耳又自乾隆五年  
由陵縣一帶雨水分來合流於里合務而泛濫於城北今已數次

儼然一巨津矣其爲害豈有涯哉况城之東南諸窪河之西北諸窪皆上流逾迅下無所洩乎賈讓治河上策讓地於水而不與爭今終歲勤動上供賦稅而一粒不獲每歲讓地民不皆爲魚乎或者按土河堤岸卑薄之處大加修築取河中刷東淤西刷西淤東之土而不挑土堤旁以致有損至陵縣壅築之水不遏其源則導其流遇立水則按地之高卑查勘過橫水則按水經過之處查勘如田家古堰非被害村庄不撥夫修築其易見者也當事者未雨綢繆遇災補救庶不致盡爲流離而明德之遠今亦何必異於古所云耶

馬頰晴沙記

閻聚邑人

馬頰居九河之一源自西南爲上流其形故多湮沒至吾邑流深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平

卷

而岸闊適當余村之西里許再折而東兩岸積沙雖雨不粘尤宜於晴揀金者罕能得之則加珍焉其輕可因風而走如水之流如雲之觸而其重則大力者雖斗囊不能舉也低者忽峻高者忽平其安而能遷也綺交脈注若元氣之鼓舞乎羣彙百變而不離其宗其止而有常也嶺斷峰連恍夾兩岸之對屏參差環列以相向每當春水初生乘小艇飛輕鳧與鷗相狎碧桃支杏敷容布色於蘆荻之波彷彿淵明諸記易曰大哉乾元四時之氣備於斯矣於是綠樹濃陰楓林坐愛雖水凝凍合而牧童樵豎時曝於側岸斜谷之陽不復知斯地之荒寒而寂寞夫古塔昏鴉般城秋月限於時也大寺曉鐘龍泉漱玉滯以象也而斯則較重平之烟柳蘇堤之芳草奚啻過焉採風者宜何如流連也邑前輩有閱其勝願

從而誌之者題曰馬頰晴沙倘亦勝地之不終湮沒也抑扶輿清  
淑之所鍾猶未名言其勝耶吾邑朱某素工畫寫八景於絹幅既  
爲之圖又歌詩以紀之而於此獨略似亦有志而未逮者夫境地  
之勝固不係於畫不畫安得龍眠虎頭輩入摩詰之奧登海嶽之  
室於以觀造物之無盡藏也故錄之以爲覽勝者得焉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德平

七

平原

平原縣修廟學記

元國子監司業

司 虞

恩州

聖人出而世教明綱常理而民極立天爲民而生聖人萬世之幸也聖遠言湮非學不覺故古之郡邑皆有學卽學爲廟春秋上下釋奠於先聖先師者豈非以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學莫盛於三代而極備於成周自封建五等之爵罷天下爲郡縣承流宣化共理之效責夫守令號師帥之官其間遵古治迹選賢得人惟漢唐爲最故文翁常袞雖在建蜀莫不有興學之效蓋由教化之本太平之原一日不可廢也皇元混一區宇文教敷宣至元甲午制諭中外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大德丁未加號大成實前代未顯之徽稱我朝非常之令典列聖相承責任風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平原

文

紀勉力守令提調其於吾夫子崇奉之意猗歟盛哉平原縣廟學宋金故基兵燬之餘再經營建至正二年秋八月縣尹晁邦直懼夫歲久日入於壞議所以修復之詢謀僉同迺資祿廩市材甃躬自董督刻意專勤以完舊益新爲己任正殿完飾巍然煥然兩廡撤而新之遠逾舊制七十子之徒及歷代名儒有功於世教者復其繪像而列焉內外有門周圍繚垣講堂齋舍踈圯者莫不葺理固密役者悅其使匠者競其心視其規模甲於鄰邑甫二月告成邑長老士夫歆艷厥績維教諭盧彥實儒士董士能來虞請記竊惟孔子之道廣大如天地昭明如日月萬世尊而仰之然其爲教非有甚高遠難行之事亦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惟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各止其所當止至善之地而後已卽綱常

理而世教明也嗚呼吏者分天子之民而治焉分天子之土而守焉其於民俗教化之本可不倡導而風厲之乎今鬼侯處親民之職當驛達之衝徵賦浩穰期會峻急獄訟糾紛簿書雜還無難劇繁無恤倥偬而方以廟學爲務可謂知本者矣侯昔同舍爲國子生由賢關而來况職司提調其悉心殫力也固宜繼自今學之士瞻聖賢之廟貌學聖賢之實學慎勉厥修無姑爲游息地庶幾齊一變易至於魯且至於道人材輩出罔俾建蜀化效專美於前斯無負侯之用心矣癸未歲冬十有二月望日記

重修廟學碑陰記

元教諭 李思誠

乙未之春前平原縣官僚欽膺詔旨倡邑中賢豪捐金割俸市材鳩工撤宣聖故廟像輪奐一新宏厥峻整有光於前隣邑罕比翰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平原

五

林學士李野齋旣爲文以表之惜垣墉丹雘講所階砌未克備以代去功緒中輟歷五星霜而郡守內翰傅公至公文章經濟才也因按巡部屬臨是邑來謁奠顧而歎曰若人也功至是逼於去任不克竟願良有憾焉任其後者何忍坐視遂諭監縣令簿司屬眾皆忻應分工董役不再月凡前政之未備者悉備之功方於前殆爲髣髴所謂君子成人之美於茲可見落成之日邦人大悅曰旣申作者之美請誌述者之功刊於碑陰以壽其傳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廟貌之光將不特美於今日矣僕義不可辭直紀其事且以邑長僚佐名氏附焉庶流芳於來者亦勸善之助云大德五年五月七日

重修平原宣聖廟碑

元民甸副使 王世元 恩州

吾夫子之道與天一天無不覆道無不載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凡彝倫之所以叙皆本之天凝爲道而宰諸吾夫子自通都大邑下及蠻貊有生之物孰不戴天而履道然禮有定分不得爲之於天得爲之以報斯道者舍吾夫子其誰哉况承平日久典制所遵是宜郡有學而邑有祀也平原今邑之一當燕齊之衝而密邇鄒魯宣聖廟在邑異方創於有宋中丁變故燕廢者再金承安五年皇元元貞乙未嘗再新之迄今又四十稔歲月所漸風雨所剝宇者疎垣者夷虔無於揭靈無於妥而報施之表泯泯也元統中曹南張仲鑑以名臣軌孫來尹是邑擴清白之緒業治功將成民富可教時春上丁舍奠先聖樂奏就位而蹙然曰惟體天淑人之澤雖越宇宙當享不渝吾治亦劇邑也何祠宇之陋如是乃割初亞

濟南府志

卷六十九

藝文四

平原

七

終三獻官奉從以志士愛民之功留材斲募匠力朝而聽訟晡而撫工館客之暇而輒董役雖更牘山積驛使星驚而經營之勤亦無頃刻閒廟屹且壯不踰時而告厥成功聖有殿賢有廡師席有堂生業有齋門垣廚廩諸禮器井井咸備是役也汶上張元凱主邑簿萊蕪潘居敬參幕是實協贊之明年二月丁丑前夕漏三鼓尹緋衣象笏率僚屬鵠立殿陛燎煌煌巨空瓦碧粼粼椒塗輝施假宮縣舛蠻尊彝蠱莫藉籛核鼎羹潔粢漿充膾具祝幣蕭管焄蒿翳脯與脯博士弟子員陪列冠服周章濟濟相後先贊者以次舉至徹俎則訖事而合燕矣學論觀城陳容列狀走幣款士元文諸石士元之居抵平原不遠兩舍聞張尹之政不專於寬而人安之不瀕於猛而人畏之凝神物初存心道先仁而父子睦而吏民

和而長貳遇諸途則異老穉修諸家則嚴衽席田弗督而劬俗弗  
誘而靡胥弗惕而一身以先之誠以將之忠以行之治之膺聖之  
衷也廟之崇治之旗也一邑而天下一尹而大臣屹爾守淵爾猷  
廓爾爲則內聖外王之績夫何難若乃邑於驛遞之交當紛紜倥  
偬之隙而能成從容報本之功吾知張也優爲之在所不論可也  
既叙而爲詩以繼凝安九變后其詞曰

吳穹

冥冥臨下有赫篤生元聖作羣黎則人我域我年我續我願言報  
之云不我可闕宮王章肇唐開元孰構於原天水之完起廢回傾  
勳集昭代俊造林林於焉滹漑春兮載絃秋而詠歌思樂頽水菁  
菁者莪有益其馨有蕙其肴鳳鳴高岡燕齊之交燕齊之交文明  
之阜誰其師之張仲孝友維仲孝友維國之楨作廟尊王展也大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平原 主

成

平原縣修廟學記

元翰林學士 李謙 東阿

先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惟以亂民亂云者治  
之謂也蓋兼有君師之道焉縣尹去民尤近以導揚風化爲職庠  
序風化所自出善治者必以是爲先務然縣有劇易事有繁簡處  
劇若易理繁猶簡者非才有餘刃能然乎平原當南北驛途之衝  
簿書獄訟徵發會遣與夫行李往來廷勞郊送日不暇給今達魯  
花赤札木合尹張元規簿馬汝弼方爲縣倥偬能知以興化勸學  
爲己任其賢矣哉縣故有學居城東南甌燬於金季之兵初儒士  
蔣文霍存倡邑人爰舉斯役爲殿三間賢廡略備至元七年縣達  
魯花赤札忽兒始闢講授之室以舍師生逮札木合元規汝弼值

至以故殿卑陋規制狹隘不足展禮容相與圖議曰聖代崇尚文治吾邑雖褊小有人民社稷亦古者子男之國揣分思職在興學爲不可緩乃共割俸幣邑之尚義者聞風胥勸輸所有唯恐其後其司出納董營度則擇謹厚者授之伐石於山市材於民撤故殿一新之爲閤閤爲齋序爲庖爲庫不踰歲工作告成奉安聖師配哲像歲二仲月朔望釋菜獻享如禮教諭高從正不遠千里來京師請志其事於石竊惟人性根於天未始有今昔之異而學隨世變則有今昔之不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人所有也其相與之理各有攸當非爲之長上者闕導訓迪將失其本始不知有教導之實人之所以學師之所以教聖賢之所以傳以之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此外無他說今之學者則不然呻其佔畢作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平原

三

爲辭章馳騁說簧鼓一世以爲儒學極致求之古人之學柝去遠矣今學成教舉所以惠淑邑之子弟作新耳目縣長貳可謂不負所職矣爲士子者所當體承明府美意朝夕警省講明實用以究夫爲己之學若夫本原經傳覺悟後進則又司教導者之責職思其居其尚勉旃元貞元年夏四月旣望記

重修城池記

元謝文禧邑人

縣邑之不修藩屏者肇自至元十三年平定江南之後我皇元混一區宇治教休明民無姦宄故也然而承平迄今僅百有五十年葺爾徐方繹豎不寧國家迺有修理城塹之命至正改元之十二年監縣文林郎也先不花實朝廷遴選乘驛而蒞任者及判簿將任佐郎王庸典史龍顯祖來爲僚屬躬督其版築穿浚之役循視

故基規畫立法惟役富厚有丁之家趨事赴功戒以勿亟單弱小民咸得休息城旣高堅池惟深廣則東西南北安置大門勅築重屋晨啟關而夜扃鑰官民安堵如也又於城之周圍壕之兩垠植柳四千餘株防護岸圯公之用心可謂詳且遠矣縣當驛遠之衝軍士馬駝經過浩繁宿頓多於縣治蹂躪日久房階墜敗廳廊傾漏幾於不蔽風雨監縣公倡率僚吏咸割俸幣以仍舊益新爲己在復勸諭里中義士李惟賢等僉鑿石隨意樂輸凡正廳三間兩耳房四間東西廓一十四間後廳三間兩耳房四間東廓房五間西架閣庫五間廟舍三間更鼓樓三間竝前後甬路包砌修復完固輪奐一新遠逾舊制不終年而俱各落成夫公職居牧民之長當多事之際萬萬供需曾不避難而能以精勤辦事有方如此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平原

七

得非出於天性然也於是伐石紀事以垂不朽可不偉哉至正十三年五月記

重修平原縣城記

明副都御史

宋

仕邑人

平原北望燕薊南接祝阿東臨犁邱西通清河無上下陵谷高深之險而塊然一城若壘土焉明興仍勝國之舊迨今上卽位之十年河中喬公起鳳來令是邑始甄甃之越二十有六年遭淫潦之浸蝕城無完膚如剝如脫峙者岸崩欹者獸臥可憑可陟爲縣之憂邑侯黃公景章旣承王命乳保平原急病軫疴剔蠹流膏期月而可政通人和室有襦袴巷有歌謠乃顧城雉興念惻然曰嗟乎夏天不弔降災旣漂民禾復撤民衛如絮敗焉不理益紛余將以眾力攻之恐興役之不時爲斯人厲且虞用不給不克終圖以爲

執事憂於是監寐承思日夜疚心丐命於上咨諏於野僉謀既同乃糾工議出橐金以佐工費而薦紳士民爭發蓋藏扶義而起遂量雉須材酌工賦役均餼命食城之圯者碁布星散數之以尺宸多續算得一千五百五十有奇工用之數以枚計者七十四萬以劬計者合枚之數而再嗇焉持畚鍤而從者三十餘萬指而圻匠之徒雜選各核其事凡用金一千二百餘緡穀六百二十餘石而竹頭木屑匠役廩餼之用悉關於經費巧者思壯者力三閱月而奎角埤堦雲燦霞披屹然若鑄金而四輔之役不踰時工不再計百姓咸知我侯之敏規制有方出納有經百姓咸知我侯之義不勞眾而得逸不趣令而集事萑苻戢念婦子攸宜百姓咸知我侯之仁嘗試與眾登城而望青碧輝煌帖然若幅幔而檐檐者前曰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平原

志

之敗壁頽垣也纍纍若巖石而壁立者前日之委土也突低廣袤若斷若續介若瀑布直洩而遠注者前日之傾圯而中截者也眾曰侯於平原信有功矣後之有幹有年於茲邑者誰知我侯之覆露者遠也余曰然請聽輿人之誦記之以銘侯績且以告繼侯者是篤是叙之無忘侯功也

重修三義廟記

明山東右參議張

泉

鍾陵

世傳桃園村爲後漢先主始與關張締結之所今村在平原西北十五里故有三義廟尚存後平原人改建廟於縣之南城外以便崇祀迄今無違邇奔走不衰諸遇災眚疾疫禱之咸若響答謁者無不肅穆蓋一方之福祇矣日久廟寢圯居民井懌主廟道士蔡教松糾者民荆邦本趙林等共圖聿新適貲物涌至遂肇工於嘉

靖九年庚寅春越四年癸巳正殿落成惟門廡缺焉迄十八年己亥我中丞堯我曹公奉命巡撫東夏是冬丙子涖茲邑觀厥俗輯又嘉之尋弔茲廟益孚感欲崇以風立命知縣陳震弼曰平俗之休神之貺也汝知乎茲門廡弗構其何以嚴廟貌而妥靈爽亟移計羨金若干付董事者卽日鳩工不再越月而重門翼廡矯然如翬公喜民益慰悅無何分守叅議張臬分巡僉事張三畏都司翟欽往候公公因屬臬記惟三義之頭末耀在誌記備諸野史夫人類知之而平人獨爾信向何也考之獻帝時先主嘗爲平原相與關張素友善疑卽結義之說今觀著靈茲土而平人殫誠乞福必非淫於神者且能新厥廟宇何有於門廡直須我公惟公耿介峻潔履道服義神固聽之非以機必相感若或待之耶或曰三義精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平原

志

英譬若一元之氣磅礴宇宙靡滯方所矧其經綸寃頓迹多荆益之閒神或依憑宜不去彼能獨眷戀於茲乎子曰不然三義之結事奇而正非偶然者方其矢心締盟精貫金石將天地日月山川鬼神罔不鑒昭非平原乎厥後馳驅四方閱關百戰夷險死生相保未嘗一日忘茲義也不忘茲義豈能忘平原哉荆益之迹水之委流然耳王業之徂氣之委化然耳運移漢祚賢知何尤而締義弗懈則生盟於斯沒萃於斯亦理也不然神曷爲著人曷爲崇我公曷觸而感夫惟義是故關張之列於先主匪僭平人之祀先主匪黷從厥初耳夫義人性也義問之宣足感人至淪於肌骨矣是故千載而下能使人慨然感慕而敬信之亦風教之寓祀典所宜舉者神之有無豈必論哉茲廟不崇是不欲民嚮義可乎茲公之

意也鐫以告平之人俾無怠公諱蘭秦之咸寧縣人是爲記

重修顏魯公祠堂碑記

明太僕少卿 邢 祠 臨邑

竊惟臣忠士誼植萬古之天常歲逝人思永千齡之棠蔭是知徘徊路寢下涕泗以無從躑躅靈旗信神明之有覺音誠可賞則柯亭之竹無永枯樸苟可彫則嶧山之桐無半死而矧人倫蓋代媿節于霄聲金振玉之標掣電驚雷之望則夫一絲一竹安足擬其大成可賞可材詎止超於片技蓋振古興殞風之感乃方今有藻潤之羞維顏魯公者少鷹家訓紹良治於之推長薦甲科拓高門於沂水繡衣持斧露冕行馳人呼御史以爲霖名冠殿中而獨步出司大郡在我平原適當胡雛犯關之秋愈矢神羊觸邪之志內嚴警備外飾文僑軍麾仗李寧之便宜秘密藉從兄之畫諾二十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平原

七

四郡獨雁天語勞存一十七州盡歸先生盟主主辱則臣宜效死國危則家不可私漁陽質十歲之孤靈武拜一丸之蠟用是數撓賊備屢挫逆鋒關隴緩動地之悲郭李展垂天之勢氣吸四隅漠渤身當萬里長城已復奔詣鳳翔疊遷樞要孤忠嶽嶽豈窮鳥之依人草昧皇皇若瞽師之得相詎意發言荆棘視踣淒涼汲黯必置於淮陽賈傅誰堪其痛哭遞遷遞罷或懾或疑舌在而百鍊常剛丹存而萬方不化始之元橫繼以盧姦檢校尚書白副封之可去出宣方鎮奪李勉之請留嗟乎齡垂八十使於四方投虎口者何人探驪珠而無曰蔡州西壁曰死所之在斯汝水南冠甘積薪以如蹈且出其文妙自諫平生閹奴之詔矯來瑯琊之魂未返盧卿頭血猶懷報於舌端阿臬靈風計笑迎於地下精忠大節史不

絕談而又加以將聖多能兼身數器空元十部悉已獵其菁華文  
酒干場率未妨其雅謔高文短韻勝地名籃適意而潑墨千鍾會  
指則揮麻百匹乃若臨池神授旭素同功行押正書超凡入室致  
石則屬之家幹判牘而不厭老夫妙喜石罇方外推其巧製白蘋  
芳渚宇內賞其名言在昔一字朱提今則斷珉白璧最然我土巍  
乎典型東方曼倩之奇蹤夏侯泰初之麗作而公擘窠巨筆恣匠  
精心蟲鼠穹然龍鸞鬱若環而四面宛蘇蕙之迴文屹以當廷匹  
韓陵之片語至今陵州敗郭猶傳太守之臺厭次故墟尚挺開元  
之柏余堪下馬疇不汎瀾茲有平原令孤竹劉君念邑故附庸地  
元四境載新廟貌走伏臘之衣冠別勅翼堂貯旗常之副在門施  
枝戟樹列疎槐倘滄海之未田庶神靈之永奠凡余有位尚慎鑒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平原

七

茲萬歷十八年歲次庚寅秋九月吉旦

重建四門城樓併修城垣碑記

國朝兵部尚書董訥 邑人

將爲民社樹不朽之功利賴當時聲施後世則必經營相度百廢  
具舉始足以共信其將來然一有興創勢必勞民斂怨功之所在  
詢卽隨之是大不可平原本壘土爲城明萬歷開喬令始甃甃之  
未幾淫潦浸蝕甃盡剝脫後黃令修葺之而卒不固數十年來崖  
崩獸臥之狀不堪寓目四門尤岌岌若齒牙動搖者行者危之邑  
人又欲從而修葺之貲無自出計惟履田畝按戶口捐輸在民庶  
幾易舉事又近於苛加令不敢承長吏亦不肩其責以是傾圯者  
如故而人莫之問高陽李公諱瑒來尹茲土慨然以民社久違之  
計自任目擊城之圯而熟籌費之難也會集好義者若而人因與

謀曰城以衛民而又腴民之力是厲民也且夫闔都闔闔之間士大夫多托足焉漁樵農牧恒散處田閒苛其賦以自衛可乎乃出囊金鳩工庀材而紳士爭發蓋藏以襄厥事而民無與焉城高二仞有奇延袤五里餘其間裂者歆者剝落者中截者不知凡幾丁夫匠石之繁墁圻餼廩之費又不知凡幾公一人綜理之裕如也越一年而工竣向之頽然委土者今且巍然壁立其歆危可怖者亦磐石安之矣是役也小民安堵弗擾於役紳士急公若相忘修葺之勞非公之長才善馭有以鼓舞而興感之亦何能不費民間一錢有挾義而起者如是哉或者曰平原趙勝食邑也侯茲土者平原陳思而下代有偉人楊匡辛毗輩常令焉公之門第才品類是宜傳不朽故其行事皆遠大或又曰平原城古堤旋峙大流環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平原

七

繞襟馬頰枕盤河地脈平行雄文之勢也城郭完固科第蟬聯益甚此舉實嘉賴焉宜爲文以勒之貞珉余時惟奉

命督兩江事便道經里門敵櫓雉堞大異昔觀且夜無犬吠俗鮮鶉結黨塾無輟絃誦囿幾致空虛深嘆公之畱心民社有裨吾土而規模宏遠已見一斑公之勛施震燿於天下後世者正未有艾也是爲之記

濟南府舊志序

國朝山東布政使衛旣齊爾錫

郡邑之有志也蓋本於史氏之流自司馬班范創爲八書十志列傳諸體而後之志郡邑者咸獲所取衷夫郡邑之不能無志也審矣然使執簡操筆者未諳史家體例而繁蕪無當紕謬時聞抑或病於請謁牽於忌諱則其書可不作雖作矣而伯度訝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者比比也山左距

京師甚邇泰山渤海形勝甲天下余戊辰歲忝藩茲土每搜求掌故見各郡皆有志而濟南一郡獨無且自有明以來邊李諸公皆稱文章鉅手亦未嘗從事其閒心竊疑之先是奉

命各省纂修通志送史館編爲一統志東省亦既有成書顧濟南一志爲可以闕而不圖淄川唐濟武先生良史才也家居多所撰勒余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舊志序

七

因言於前撫憲檄行郡守設館開局肅候先生莅止其中專筆削之任先生雅不欲以餽廩供給煩寺土吏卽於家園啟精舍延文學之士相與悉心蒐討會大司馬佛公開府東來從容語及郡志尤樂觀厥成先生焚膏繼晷自經史子集新舊通志三十州邑諸志以逮裨官所紀金石所遺父老所傳聞靡不包括芻羅穿穴馳騁起已已仲冬越明年仲夏彙爲一書卷五十有四余拜而受之因歎先生經營創始厥功爲大及息心屏氣披覽數四又歎先生良工心苦其發凡起例一皆規摹史氏而意義謹嚴似更有進也夫從來各郡邑所載山川風土建置因革官闕宦蹟大略等耳藉非援據詳審褒譏攸稱卽奚以傳信而行遠也耶今考是書則有異如志山水皆身履其地雖酈道元所注淄水流逕萊蕪谷尙能

辯其說而李肅于欽輩云覺山接連長白者又不足辯也志星野以謂實沈不必照晉卽元枵不必臨青且星有差度附西洋法以爲占驗則雖裨靈士弱復起猶有取爾也紀物產以各郡邑所有皆同遂略而不道正不必以鉛松怪石見於經而乃臚陳珍異也至於城邑悉載沿革藝文止列書目猶是史氏家法而人物一志條分縷析一如功臣循吏儒林文苑之不棄也乃人物中考訂證據詳略去取尤寓褒善貶惡之旨昔蘇氏云遷固史雖以事辭勝亦兼道與法而有之隱而彰直而寬簡而明微而切故時得仲尼遺意先生是書殆於近之矣然司馬氏退處士而進姦雄班氏抑忠臣而飾主闕范氏列董宜於酷吏申蔡瑗於列女識者皆不能無遺議焉而先生斟酌取舍能不謬於聖人殆揭奚斯所謂有學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舊志序

全

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也則是書豈可不亟亟刊布俾與後渠彰德對山武功並傳信後世哉常人是古非今見同時所論者輒好爲嗤點試令執筆爲之率茫然無以應余感先生撰述之勤窺其用心有獨至者不禁頰首讚歎又余守官於此實藉手告成事且得列名簡端有深幸焉故爲序其本末如此云昔康熙二十九年歲次庚午冬至前一日

濟南府舊志序

國朝翰林院檢討 唐夢齋 豹 崑

濟南故無志晏讓平仲之後也其齊記不傳于侍郎齊乘摭及大略要非專書李餘慶張肅李叔布所著止聞其目李于鱗敘青州志具體龍門之自敘此溧源嘯史所云以知己之故賁及他郡者也邢太僕子愿之言曰濟故無志我輩不可從附庸侵郡大夫士

權業已遍檢羣書得十冊自纂野史成日不示一人異時或可副  
在家山味其言其書之成不成尙未可知也然于鱗不辭敘青志  
子愿不憚成野史而猶闕焉斯志者豈可謙讓未遑乎意者其時  
之郡大夫固無意及之耳向嘗與王阮亭司農久致慨於斯矣

皇上南巡已己之夏周燕客郡倅來攝淄家將前方伯衛爾錫公祖之  
命云已請之錢朗亭撫軍公祖猥以此役見屬時遜謝未往也已  
而蔣意山太守與僚屬諸公祖具書布幣於寒山之廬而再申前  
命焉余與同志諸君子既辭幣復不獲命爰就志壑開館大約閱  
七月而畢編摩之役凡一切徵索書籍則維太守實董其事越歲  
壬申剗刷既竣太守公復以其書來俾較讐之且命之敘竊惟此  
一役也於體爲述於事爲創尙憶纂修大略厥有因始而樂得三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舊志序

全

易以集其成然要之一言以爲之準亦曰秉

王章而已曷言乎四始也攷周秦以上無濟南之名有之自漢以親子  
弟王齊始然高惠間自都臨淄耳再傳而始治東平陵則文帝時  
也始與今之濟南略近矣晉之濟南回治平壽南宋之濟南仍治  
廣城俱非今之濟南也不核其疆域不幾以營邱之濟南爲今之  
濟南而青將無志乎南宋之孝建始自平陵遷於歷城若一統志  
與新舊通志皆以爲晉之永嘉者非也蓋治歷城自南宋始然尙  
名青州郡也其爲省會自元明始也夫爲此志者將以溯

神京之上游爲六郡之統率不詳其初則人與事皆不可得而稽也此  
郡志畫疆之始以遵

王章者一也濟南之地爲譚子爲祝爲肥子諸國孟子謂太公封齊限

於百里此皆管子所云五侯九伯之地也若晏子所謂李荊蒲姑有逢伯陵之類自爲過臺言耳管晏之蹟著於營邱其墓皆在焉過臺自在今樂安地夫少俾司寇與虞夏諸侯不皆提封千里而海岱諸邑動則曰爽鳩爽鳩何泛稱耶自秦漢郡國以來維國有相若曹平陽之爲相則從其國維郡有守若蕭望之之爲守則從其郡不可紊也其諸刺史而遙領青州或兼轄青冀與諸太守而分郡平原渤海與東郡千乘者按諸古職方之輿圖確在今濟南之境內則詳載之夫濟南一郡近代中丞大吏與方伯及臬憲諸寮專征弼教之治皆在焉今與古異不詳諸古何以徵今此郡志分官之始以稟

王章者二也攷三十邑志所紀止能及三十邑事已耳其諸郡守而上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舊志序

全

與御史大夫岳牧廉察諸署之大政則邑志不得與焉官省會者輅車已往雖芳裔亦限於河山碑版猶存卽龜趺空淪於蔓草爰窮搜名賢之劄記間逃聽故老之傳聞肆力撰述尙慮挂漏此郡志徵事之始以遵

王章者三也濟南雖一郡乎凡官於其地者若雋不疑龔遂皇甫規應劭顏真卿趙孟頫之爲太守李邕之爲刺史文彥博之爲宣撫匡衡之爲文學陸機之爲內史曾鞏范純仁晁補之之爲州韓琦唐介之爲判蘇轍之爲書記范丹許遠之爲令劉大夏潘季馴之治河鐵鉉平安之爲布政使都使則皆謹書之凡生於其地者若公皙哀步叔乘商澤樂旂之爲七十二賢伏勝董仲舒田何楊何牟長孫明復石介之爲經學婁敬羊祐房元齡之爲勳臣鄒衍終軍

江淹辛幼安邊貢李攀龍之文學茅焦王章之忠郭巨王樵之孝高允封回張茂蘭之清鄒長倩劉庭式之卓行黔婁公玉帶白子友徐洪客之高隱則皆謹書之豈其同時

當代之尊賢而顧格於義例播誦俟諸後人此郡志闕文之始以遵王章者四也獨是此一役也既卻歷山之折簡未往而開局廬畔縹緗在側則搜討較易會聘武林之故友未至而梓里匪遙淵雲同世則往復較易既脫藁會備繕書於縣胥而家僮筆札款聲卽具則呼應較易以此三易成其四始總持

藝略時巡是歲也全賜山東田租以故諸同志咸得曠懷於茲役耳猶記庚午正月之二日卽結約同人至館曾有句云履聲藁筆來岩穴曙色開編對竹梧一時情事略可知也且適館之後邑令應山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舊志序

全

周侯不憚皇皇再三具酒脯焉越辛未之春方伯擢京兆將行復場逕歷山召同人詣濟上面訂僞訛旣至再辭館獨受餐於郡伯蔣公十日而後歸斯時也藩臬諸公祖咸以佛中丞公祖意枉顧賜食園一時賢士大夫敦尙風雅乎抑惟我

國家稽古右文一時臣子仰遵聘集纂修通志之

成命緣一統志以及斯志之故耳微是之故自漢設濟南郡國以來蓋二千餘載矣卽近之于思容侍郎而後亦已四百餘年繫豈無人而顧聽之後來者之侷陋爲之耶俯仰今昔亦用識舉廢之大凡云爾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歲杪

濟南府舊志序

國朝濟南知府蔣焜意山

山東有濟南之名自西漢始濟南之有專志則自我

朝康熙壬申始夫志何始乎自漢儒誤著地里之編而郡國因各有志蓋原本於禹貢敷土周禮職方之意也濟南自漢迄宋其郡治遷徙靡常志固鮮有間有紀載如水經圖經齊乘齊諧之類旁引牽合要非本郡全書迨元明以來疆域既定統轄尤繁東西朔南提封千里其間挺英植秀賢才眾多紆紫擁皂名流疊至况會城非同僻壤各屬志俱可徵何蒼葺獨後於他方文獻未昭於首郡乎我

皇上御極之元年先司空填撫茲土予受經在署兩載居東先司空性嗜簡編左圖右史雖十室之邑苟呈志乘繙閱再三嘗詒之曰志者與史相表裏也史約而志博凡輿地之扼要川嶽之流峙人物之貞邪官師之臧否與夫學校之或廢或興賦役之或輕或重戶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舊志序

金

口之或登或耗風尚之或儉或奢及於城池祠祀何者宜亟繕修溝洫與梁何者宜圖濬治兵防驛遞何者宜酌減增祥瑞災祲何者宜勤修省泝循其初卒研究其宏纖張弛因革揅敘補偏於以奠民生而輔治道惟志爲權衡是故經濟之士不出堂階而天下事如指諸掌焉時二東各郡志雖殘闕猶可備稽而濟志罕覩意謂兵燹之餘或多淪失也二十有四年予自天津移守是邦甫下車輒詢郡志僉對曰無旋博詢於齊魯好古之宗工徧購於吳越藏弃之獻老星霜幾易竟不可求始悵文獻不足皆繇前之人流官傳舍而不是究是圖恆與同寅金君鍊山周君燕客共論惜之己己夏恭逢

翠輅南巡駐蹕濟郡獨租肆救民樂官宜爰請於撫軍藩臬各憲咸蒙

命出山平原董公德州田公適督撫於外因謀諸少司寇高公少司馬  
孫公均推轂淄川太史唐豹岳先生學富力強可肩勦修鉅任隨  
掃白雪書院具書幣延先生至歷下迎彌切而辭彌堅祇以志壑  
堂爲便蓋先生蚤歲簪筆木天建言放歸田里四十年來杜門著  
書足跡罕及城市且襄事諸君子多淄產是以均憚遠來予雖就  
正莫登其堂然精神攸注載籍窮搜商訂更番音問不絕閱期年  
始卒業剞劂旣成予焚香北嚮稽首颺言曰嗚呼此志何幸而成  
於今日哉當往朝洪永閒嘗志一統矣會海內有無志之郡邑乎  
就二東言之青有志于鱗敘之堯有志于愿勩之以二子之才宜  
弗敬恭桑梓胡乃宋之有行卽康熙十一年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舊志序

金

詔修大清天下志矣問有緩違於

功令者乎二十年來守茲土者若而人如之何亦遲敬事也大都事之

基惟勦厥艱事之成非時弗克惟斯志也非吾

君之深仁厚澤普徧羣黎則予亦碌碌簿書焉有宦暑卽諸君子皇皇

歲月豈免遐心然向非吾親之誥誠亦烏知志之關係綦重而鯁

鯁於請修之誠且篤耶故於志成之日不禁手舞足蹈慶我

朝之文教覃敷曩隆千古俾濟南始成一郡專志且服膺吾親之丁宦

誥誠拳拳然以一方之張弛因革揅攷補偏視斯志爲權衡思有

以輔治道而奠民生云若太史之草創殫心諸君子之分編肆力

立言立功自足不朽至於踵事增華及時修舉使文獻久而可觀

瑞有望於後之君子康熙三十一年歲次壬申長至日

濟南府舊志凡例三則

一濟南山水甲天下原山諸峯之陽麓五汶西出而北會於海其  
灌南旺者津送

天庾而又會之其陰淄時又會之諸峯諸泉皆萃於泰岱之間去岱  
二百里而長白山出去長白二百里而馬谷久山出再七百里  
則

神京山水之隩矣今禮聘顧陸佳士爲城輿圖者六十三爲山水圖  
者二十六皆窮搜名山勝水巖洞泉石古蹟與海內奇觀諸書  
探原極委摹擬而成者又有同志諸賢友裹糧策騎涉兩旬寫  
徂徠具敖之貌以歸可謂身履其地者也若水經注所謂淄水  
流逕萊蕪谷與齊乘所引三齊紀略謂費山接連長白山界者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舊志凡例

六

尙如夢語不止諸邑乘訛瀨水爲瀑水之類矣

一海岱近聖人之居名賢輩出粵自姬公下士尙文尊賢以來秦

漢相承齊魯之彥或表章六籍或經營四方或羽儀乎鄉國或

棲托於名山岳降星精代有傳者然郡國分割於是見聞異辭

旣一地而數邑仍其名如祝阿鬲津之類亦一人而數縣載其

事如晉羊祜隋房彥謙之類今皆確爲考證期於畫一若祝阿

則以故城爲據是今之長清也鬲津則以鬲縣故城鬲津河爲

據今之德平是也地旣定如秦茅焦則以今之濱州昔之蒲臺

茅焦臺爲據而載入歷城章邱者可刪矣漢婁敬以長清婁敬

洞爲據而載入青州者可刪矣晉羊祜以新泰羊流店爲據而

載入泰安萊蕪者可刪矣南宋明僧紹一族以鬲津爲據而載

入蒲臺德州者可刪矣隋房彥謙以今章邱之墓碑爲據而載入青州者可刪矣宋劉庭式以歷城太平寺替女池爲據而載入章邱者可刪矣他如此類凡一人而數邑載之者悉依正史更定而紛紛並列者已刪也

一人物以地爲據尙疑古地之廣袤不一若以墓爲斷可無疑矣乃漢什防侯雍齒沛人也長山境內以雍莊與丁莊相鄰遂纍纍載其墓曰此雍齒墓此丁公墓祇同兒戲俱不足辨若夏侯勝賜葬昭帝之平陵朱雲班超家在扶風而東平陵皆有墓矣以至王蠋墓在畫邑董永墓在孝感魯仲連墓在高苑而濟屬各載之又段干木晉人而墓在蒲臺耿弇本平齊者而長清志載之人物齊河定慧寺永樂初爲呂講經建而以爲姚少師益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舊志凡例

七

復無據若陽貨盜跖羊斟輔公祐紀綱以及晉惠帝羊后之類祇爲川嶽之玷志期揚善今並削之識者幸不病其苛也

濟南府舊志小序五篇

賦役志序

則壤成賦肇於虞廷徹田爲糧始於幽土原夫入貢天府有侯服甸服之分用是奏糶司農有上考中考之等惟茲濟郡濱水環山南之近奉符諸城層巒礮礮北之鄰津海數邑斥鹵汪洋怨雨咨晴古今一轍方今

聖主收盍撫臣條奏臨倉折銀賫解民慶輸將德米就近關支軍省輓運矣惟是山國徵漕輪蹄交苦祇緣水次險遠額駭原虧或謂若遠於德者納銀近於德者納米不猶是禹貢程秬之遺意乎是所

望於後來之賜履者

秩官志序

彝吾戴德賜采鮑山樂毅酬庸錫封昌國蓋春秋而上原屬王官  
治秦漢以還始分郡守漸以刺史加轉運之司猶是監州改總  
管之十路自故明初添巡撫我

興朝六設總督以至藩臬參佐之僚別駕郡丞之任凡駐省會詳載簡  
編或召伯還周封殖甘棠之樹或羊公遊洛摩挲峴首之碑皆爲  
臥轍之詞不盡銘功之紀若遠之徵文旣闕事或傳而不盡悉其  
人卽近之

功令攸關官具備而不敢詳其事國僑章甫之誦尙俟後之君子

選舉志序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舊志小序

矣

粵自三物賓興垂爲選里升鄉之典迄夫九品中正改入糊名鎖  
棘之闈晉魏而上總重興行隋唐以還始專科目今古掄才大較  
然矣至於

興朝齊國之彥間有從龍卽以故明肇基之初亦行徵辟維桑與梓義  
從並書若乃推崇所生轡文之軸五色延賞及世丹穴之雛九苞  
固載激揚之鴻恩亦述升庸之餘慶

人物傳序

司馬世家續赤高而首管晏扶風列傳由戚里以遯公卿蓋地以  
人名而人爲國重閭閻之上則風集麀遊山澤之間亦珠輝玉韞  
故賦豫章動稱其杞梓猶之記岱賦斯貢其鉛松也西周而後東  
國多賢唐郟伯之崇封身通六藝秦博士之強記口授尙書或輓

輓輅而定關中褐衣氣節或留豐碑而懷峴首緩帶風流至於談  
天炙轂之儒過稷門而抵掌奇木白麟之對經關吏以咨嗟品之  
不同各從其類今之視昔亦猶昔之視今也夫柳溪庭訓祇曰畏  
天相國傳家毋宜吃屈到肱參議較涑水之分炙何殊挂笠瑯琊  
媿文正之三槐如故我見古人正恨古人不見我耳語神仙則棗  
大如瓜之臄綿綿載列女則泉湧成溪之澤涓涓亦復鐫石有盡  
馨竹難窮也

載籍志序

尼山齊論久亡其篇太公陰謀世所不貴鹽萊出儒者之緒論於  
陵乃仲子之僞書秦有焚餘漢從購得由斯以後代有聞人傳經  
則伏董開先講學則孫石專席南豐太守齊州久奉瓣香稼軒詞  
濟南府志

卷六十八

藝文四  
舊志小序

兪

人稷下爭傳麗句以至華泉名集尙書登何李之壇白雪稱詩廉  
憲振黃初之響降而尊水集略復闡宗風嗣則石隱藏書獨存經  
濟固已各有淵源相爲輝映矣恭逢

昭代右文更際名賢輩出木齋雲閣中多載道之篇漁洋山蘊盡是  
華國之詠私爲帳秘當時既有中郎許以絕倫後世詎無桓子披  
圖而索今古較若列眉按籍以求文獻瞭如指掌後之君子其亦  
知所興起也夫

